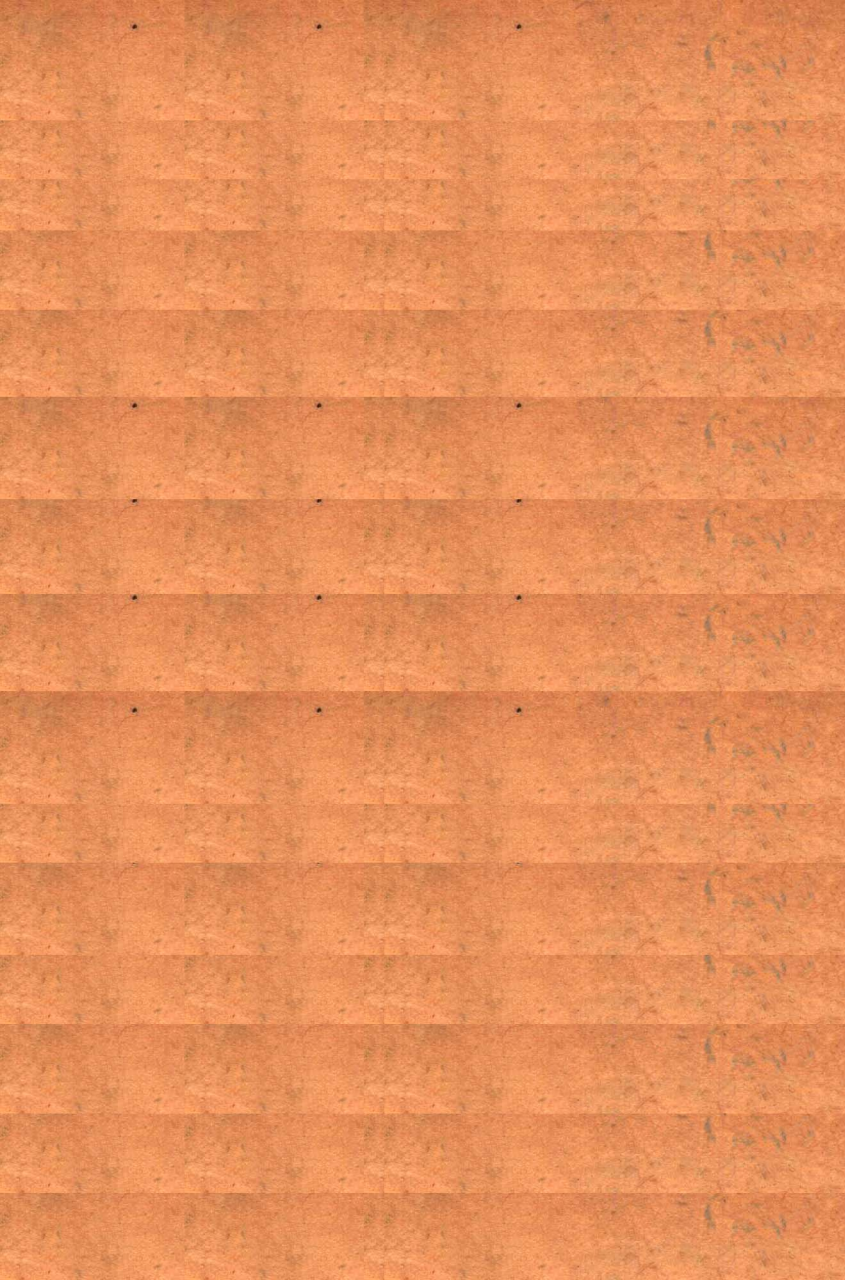


還珠樓主

獨手丐

10



獨
手
丐

還珠樓主著

第十集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獨手 巧十集

著作者 還珠樓主
出版者 元昌印書館
發行者 元昌印書館

上海山東中路中保坊
電話九三六八〇號

一九〇五年十一月出版

獨手丐

第十集

遺珠樓主著

一 臨大敵獨揮雙鐵槳

前文沈鴻，姜飛，奉了師命，往岳州惡霸家中臥底，以爲將來除害報仇之計，照大師兄齊全所指途向，由老河口，坐船起身，一到船上，便看出掌船老人，桑氏祖孫，好些異樣，便留了心，後來雙方談得投機，桑老鐵的孫兒桑盆子，對這兩個年輕客人，更具好感，起身時天已不早，順風揚帆，一路走去，剛剛天黑，便走了三十多里水程，二人間出這祖孫二人，打算連夜行走，祇在前途望娘灣龍子河口，稍爲停泊，買點食物，順便訪一友人，把對方所託的東西帶到，就立即起身上路，吃完晚飯，老鐵仍回後艙掌舵，沈姜二人和盆子，正談得有興頭上，遙望前途蘆灘上，蘆荻叢生，江岸樹林之中，已有兩三點燈光掩映，這時，江面上已無船影，明月斜照波心，江風吹浪，閃動起億萬銀鱗，夜涼似水，明輝如晝，夜來景物，分外清絕，料知船家所說，望娘灣市鎮，快要到達，方想詢問，先是月光照處，煙波浩渺中；似有一條黑影，隨波起伏，由前側面，往橫裏斜漂過來，先未想起風高浪急，那東西祇一小長條，并不甚大，如何能够截江斷

流而渡，談笑方酣，也沒看出來勢之快，就這轉眼幾句話的功夫，忽然駛近，漸由千頃洪濤之中，現出全身，剛看是條小船，前後各坐一人，後面的還是一個白衣少女，手持雙槳，撥浪如飛，由斜刺裏，橫衝過來，雙槳凌波，微一起落之間，那船便和箭一般，對准自家的船，攔腰射到，眼看就要撞上，同時，瞥見船頭上，立着那個老人，身材年紀，連同裝束，均與王鹿子和齊全所說那位異人，一般無二，心方一驚，忽聽桑盆子在旁，帶笑急呼，二姊，你和八太公，早來一步多好，如今祇剩一些殘湯剩菜，如何款待你們，爺爺正要繞往望娘灣，去買燻臘，且到那裏去吃如何，那老少二人，還未回答，就這來勢猛急，事機不容一瞬之際，不知怎的小船竟會橫了過來，白衣少女，一手扳舵，一手把槳，朝大船舷上，輕輕一點，船便隨同少女，手中長索拋處，搭向大船旁邊鐵鈎之上，隨同前進，共祇一人兩手，又要扳舵，又要用槳將大船抵住，就勢還要於落船槳，將身旁套索，拋向船舷搭鈎之上，又是由橫裏，斜刺過來，勢子何等猛急，動作神情，偏是那麼從容不迫，看不出絲毫慌亂，大船簡直動都未動，也無一點擠撞聲音，最奇是，前面老人，本是獨立船頭，大船燈光照處，滿臉都是笑容，好似不期而遇，心中歡喜，想要開口發話神氣，忽然發現船上，載有生人，欲言又止，回過頭去，朝少女低聲說了兩句，也未聽清，二人祇顧看那少女動作輕快，心中驚奇，不曾留意到他，等

到覺着眼前人影一閃，再看船頭老人，已無蹤影，祇船蓬頂上，微微響了兩聲，便聽船家桑老人，和來人笑語問答之聲，聲音極低，一句也未聽出，這一面白衣少女，將小船套住，也未看出用什手法，人便縱上船頭，所乘小船，立和箭一般，朝大船後面倒退淌去，轉眼停住，盆子早搶先迎出，男女二人，有說有笑，說得十分投機，但聽不出是什來意，二人自然不便出去，想起師長同門之言，心疑船頭老者，必是那耳旁有一串紫葡萄形肉痣的異人，想不到無意之中，在此相遇，難得他和船家，交情深厚，自家和桑氏祖孫，又是一見如故，這等機會，自然再好沒有，何況桑氏祖孫，既是此老好友，想必也是同道中的異人，如能就此結交，豈非妙到極點，後又想起師長和大師兄均說，此老天性古怪，感情用事，一向不輕許可，不是他自家心喜的人，決不理睬，無因至前，反遭厭惡，方才明是不願生人相見，逕由小船，縱上蓬頂，去往後艙，與桑老鐵鉸闊，對方業已避開，再如勉強，弄巧成拙，反而不美，這不比在路上相遇，看似容易接近，實則更難，前後兩起，老少四人，語聲又極低微，除笑聲外，一句也聽不出，緊記師父之言，不敢冒失，回憶桑盆子的口氣，彷彿這次搭船，乃是格外看重，恐自己中途遇險，好意相助，想使自己，渡過前途難關之故，照此情勢，來了前輩異人，多半還要引見，何況這老少兩位嘉客，還未用飯，後艙地仄，沒有坐處，夜風又涼，必來中艙相見無疑，

那知等了一陣，並無音信，風勢一轉，船也慢將起來，方才所見燈光閃動之處，業早過去，岸上是否村鎮，也未看出，正在低聲密計，對方再如不來，便設詞由盆子轉告，推說主人厚意，萬分感激，現在佳客來訪，理應款待，我弟兄本是承情搭載，并非包下，那有獨霸中艙之理，主意打好，姜飛正要起身，去喊盆子進來商量，船頭二人，已同含笑走進，燈光之下，方覺那白衣少女，膚若玉雪，美艷非常，品貌不在武當山中三姊妹之下，反更活潑豪爽，見了生人，言笑無忌，沒有絲毫拘束，二人剛同起立讓坐，盆子已指少女笑道，這便是我第二位世姊南宮李，乃是女中英雄，他還有個外號，話未說完，少女已接口嬌嗔道，三弟，你還說些什麼，盆子連忙改口道，怪我不好，不過，照你方才所說，人家早晚知道，先說出來，不是一樣，這二位客人，真太好了，方才看得起我，非要弟兄相稱，我已依他，這是沈大哥，這是姜二哥，像他們這樣好人，我還難得遇到，起初祇想，他去那地方，有一兩處不好走，想借載客爲名，使他渡過難關，并沒想到今夜事情，這樣討厭，更沒看出他兩人，都是高明人物，後來爺爺飯後，暗中提醒指點，想法子把他包裹，偷偷摸了一下，這才有些明白，我雖不知他二位來歷，但照爺爺暗中觀查，本身就還不到劍俠一流，也是前輩高人門下，否則，這高本領的年輕人，決不會這樣謙恭有禮，對人和氣，上船之先，如其知道這條船的來歷，也還不足爲

奇，他二位非但遠路來此，不知此船仗我爹爹惜年情面，沿途那些吃水飯的，不好意思下手，再說船上至多一點尋常土產，也不值他們一搶，一向平安無事，因從外路初來，最近也和你方才所說一樣，是由武當山中，起身來此，爲了初次出門，樣樣仔細，如不是我極力勸說，幾乎還有顧忌，分明連最近兩三月，由老河口，到洞庭三湘，這條路上，不論水陸，均非昔比，往來商客，稍一疏忽，便有人亡財盡之憂，都不知道，祇憑猜想，要乘載客多的大船，江湖上事，通不曉得，對人却是那樣好法，先見他暗中周濟苦人，十分慷慨，本身像個讀書相公，還當富家子弟，偏又沒帶用人，後來見他，對於自己，樣樣減省，不是受過貧苦磨折的人，裝也裝不出來，那兩個苦人，實在可憐，我正想暗告爺爺，送他一點，却讓二位哥哥，代我做去，因此喜歡他們，祇說他們背人做好事，教他暗中，受點好報，再三和爺爺說，方始答應，就這樣，還再三囑咐，說是目前，人心難測，近來爲了我們，幫助過幾個好人，脫離虎口，沿途這些該死的東西，業已懷恨，說我祖孫，做濫好人，他們看在我死去爹爹的份上，讓我全家，往來運貨，乘這荒亂年月，做點有利息的生意，我們每次辦貨，多麼貴重，他們也不眼紅，因恨爺爺，自己不肯貪多，把辛辛苦苦得來的銀錢，常時拿去救濟苦人，表示好心，做那駭事，也還罷了，如何借着這塊招牌，幫助這些肥羊，把他們自送上門，眼看到手的財

貨，平空放掉，使其漏網，本身又未得到好處，有時連船錢，都不肯要，犯了他們規矩，幾次託人示意，再做這類損人不利己的事情，便不再客氣等語，爺爺先頗憤怒，後來一想，此時到處都是他們勢力，洞庭君山一帶，更是利害，自家滿門孤寡，不犯與人嘔氣，又經我娘力勸，決計不惹他們，像今日這類事，便犯他們之忌，這兩客人，身邊雖無珍貴財物，看那目光言動，決非尋常人物，如是君山對頭，豈不又要結怨，再三囑咐，事已過去，這兩個少年，人又極好，且自放開，下次却須仔細，非但不可多事，有人尋來，也要設法拒絕，我當時沒看出二位哥哥，有什過人之處，以爲他二人，言動那麼文氣，年紀都輕，怎會不是尋常人物，先還不服，直到後來，越談越投機，并以弟兄相待，爺爺那樣不愛理人的皮氣，居然也會看重，答應一同吃飯，跟着，便指點我偷摸他們兵器，和看他二人的眼神，以及好些連內行都不容易看出的奇特之處，才知所說不差，二姊方才又是那樣猜想，我真想不到無意之間，交到這兩位有本領的好哥哥，你們談上一會，率性把八太公，請來同談如何，少女方說，太公不來，你不要去，盆子已往後艙鑽進，沈姜二人聞言，料知行藏，已被桑氏祖孫識破，心方驚奇，見南宮李，一雙妙目，自一進門，便注定在他弟兄二人的身上，盆子一走，忽然笑向沈鴻道，明人不說虛話，沈姜二兄，可是武當臥眉峯來的麼，沈姜二人，謹守師誡，走時齊全，又曾囑

咐，無論遇見何人，均不可洩漏山中機密，并還教了一套言語，正在盤算，少時如何回答；忽聽對方，當面叫破，心中一驚，雖料老少男女四人，決不會是賊黨，尤其後來那位老者，更像師長密令，隨時留意，準備結交的前輩異人，但是真話仍不能說，沈鴻方在爲難，姜飛機警靈巧，已先反問道，南宮姊姊，女中英雄，愚弟兄素昧平生，怎知我們是由武當臥眉峯來的呢，南宮李本想沈鴻說話，見對方沈吟未答，姜飛從旁插口，意似不快，兩道秀眉，往上一揚，微笑答道，此理甚明，你二人如由遠道繞來老河口上船，面上必難免帶有風塵之色，近來遍地都是綠林，還有一些佔山爲王的草寇，和坐地分贓的土豪惡霸，如已死的劉二寡婦之類，你由那一路來，都不免於與之相遇，但你二人，從頭到腳，均極乾淨，我從一上船起，便會仔細查看，連人帶包裹，均無一點痕跡，過船時，又絲毫不知這半年來，江湖上的光景，處處外行，偏又那麼小心謹慎，除却武當山這一條路，還有何處，此山近年幾次想去，雖未如願，但我知道後山臥眉峯，隱居住有一位姓崔的前輩高人，後又聽說，另外還有兩位，也在那裏，并有兩個門人，以我猜想，你們非由那裏來不可，我們初次相見，雖談不到交情，盆子是我世交兄弟，你們和他，一見如故，也算是我朋友，他又說得你們，那樣好法，休說沒有惡意，如其真是崔老門下，雖然彼此門戶不同，各位師長，也有兩人，與之相識，更無想壞你之

理，我向沈兄請教，姜兄接口代說，莫非對我，還有疑念麼，沈鴻聞言，猛觸靈機，立時接口答道，南宮姊姊，請勿誤會，愚兄弟實是另有來路，決不是臥眉峯，更非崔老前輩門下，好在真人面前，不說假話，我如說得不對，以姊姊的聰明高見，早晚必知細底，如其真是崔老人的徒弟，住在臥眉峯下，情願受罰，決無話說，今日雖然奉有師命，有許多話，不能明言相告，也決不敢以是爲非，祇要姊姊說得對，斷無不認之理，并且武當臥眉峯，那幾位老前輩，也都知道，他們近已移居，不在當地居住了，姜飛方才暗笑，大哥一向忠厚，今日答話，却是虛虛實實，十分巧妙，南宮李聞言，意似驚奇，又似聽出沈鴻所說，不像虛假，有些失望，呆了一呆，笑道，我看沈兄，人頗老誠，決不欺我，既知武當諸老來歷，想也不是外人，你弟兄奉有師長嚴命，交淺不能言深，就我料得不差，也不應該多問，何況不是，現在這幾位老前輩，既不住在臥眉峯，可知移居何處，還有兩位前輩女俠，俠尼花明大師，和黑衣女俠又叫明月光雙劍夏南鶯的，頭一位自從前年，孤身一人，在湘江路上，連殺十幾個惡賊大盜之後，忽然失蹤，無人再見，第二位更是隱跡多年，以前人都當他病死山中，或是爲了他那昔年情侶，不能重圓舊夢，遁跡空門，不再出世，那知前年，忽然兩次現身，并還帶有一個姓杜的女弟子，回鄉掃墓，跟着，便在武當山口，大風雷雨中，有人見到一面，從此便無踪影，

去冬聽說，這兩位前輩女俠，多半隱居臥眉峯，或是武當後山一帶，我想見這兩位老前輩，已非一日，雖知不是有人先容，便去也見不着，不敢冒失登門，心却萬分嚮往，沈兄可知這兩位老前輩，也是在山中麼，沈鴻一則人較忠厚，像方才那樣支吾，說巧話，已是初次，再想推託掩飾，便辦不到，對方問得又緊，一雙妙目，盯在自己臉上，實在無法說謊。同時想起，大師兄曾說，遇見外人，祇不可露出你弟兄二人，是本門弟子，和本身的來歷用意，餘均無關，并說，目前各位師長，同隱山中，已有不少人知道，此行全仗機警心細，能够識人，善於應付，萬一遇見對方，是正派中人，訪問各位師長下落，除此行機密，仍不可洩外，均可稍爲告知，無須十分隱諱，否則，對方開口問到，必已看出幾分，如說假話，瞞他不過，反而引起不快，遇事不肯相助，得不到照應，甚而還要吃虧，全仗臨機應變等語，同來老人，如是那面有紫葡萄的前輩異人，不是他的祖父，也是至親尊長，難得不期而遇，這樣湊巧，祇是對方不來，無法親近，如由此女身上，與之結交，豈不是更好，念頭一轉，話也聽完，隨口答道，小弟祇要不關本身之事，知無不言，姊姊所說兩位老前輩，現已隱居武當後山白蓮磴，便先住臥眉峯的諸老前輩師徒，也都住在那裏，不過當地，四面危峯峭壁環繞，幽深奇險，常人難於飛渡，我看姊姊，必有一身極好武功，當然去得，不過諸老前輩，日常閉關，門下弟子，又因

以前，曾有異派餘孽，前往窺探，見到生人，易生誤會，最好事前設法通知，得到諸老前輩允許，方始求見，既免誤會撲空，往來也較方便，姊姊既然想往武當求見，如何又坐船往湖南那面去呢，南宮李聞言喜道，沈兄真個至誠君子，聽你口氣，決無一句虛言，我雖想見這兩位前輩女俠，祇不知是否是在山中，得信又遲，新近還有點事，要往湖南尋人，也許事完回來，託一位老前輩引進呢，姜飛也和沈鴻，一樣心思，方覺這樣回答才好，盆子忽然拉了船頭老者走來，見面笑說，此是我們李八太公，單名一個照字，又是我二姊的外公，二姊姊妹孿生，爲了家貧失乳，從小便被太公，接去撫養，學成一身好功夫，像我這樣，祇會搖船，什麼不會的，真羞人呢，沈姜二人，早已起身，恭身下拜，滿擬對方，既肯相見，便有指望，那知這位老人，十分沈默，稍爲問答幾句，便露行意，二人聽出對方就走，話還不會說過幾句，心中一急，覺着此老，身材胖瘦高矮，連那滿頭白髮，和雪也似白的皮膚，俱和王鹿子所說相彷彿，祇是貌相清奇，看去并不醜怪，一心一意，斷定是所尋異人，不約而同，借故走往他的左側，仔細看了兩眼，那有什麼紫葡萄的瘰癧，嵌在左耳根上，師長又未肯說此老姓名，始而心中猜疑，不能斷定，後來看越覺對方，貌相清秀，神采照人，有飄然出塵之概，說話也極溫和；與王鹿子所說那人，古怪皮氣，迥不相同，才知心中盼望太甚，一見來人，本領高

強，又是一個白膚白髮的老人，與師父所說，好些相像，便白附會，以爲是他，先頗失望，繼一想，此老雖非本人，這樣高的本領，和南宮李所說口氣，必是一位前輩高人，能與結交，將來也許有用，正待挽留，這老少二人，似已看破，先微笑低聲說了幾句，忽又笑道，我們還要盆子祖孫，趕回望娘灣去，就便吃飯，時已不早，莫要買不出東西，又去敲門打戶，給人家添忙，盆子前途小心，我們去了，祇朝二人，微笑點頭，便往船後走去，二人知道挽留不住，連忙禮拜，跟到後艙，見那一葉小舟，飄飄蕩蕩，隨在船舵之旁，船尾掛着一盞紅燈，月光照處，那船看去，又小又輕，正在隨波蕩漾，輕飄飄的，老少二人，朝沈鴻，姜飛，和桑氏祖孫，把頭一點，拿起先放的一包東西，笑說，再見，便同飛身而起，竟由舵旁縱起，一同落向小船之上，仍是一前一後，南宮李剛拿起雙槳，老的已將手一抬，把套索收將回去，雙方去向相反，小船又極輕快，目光到處，那一葉輕舟，在當空皓月之下，吃少女手持雙槳，前後略一撥動，便和正月裏花燈中的水老鼠一樣，作一半個弧形，在汪洋急流之中，將船調頭，側轉過來，再將一手空出，回首向大船上人，連揮了兩次，跟着，雙槳齊飛，接連兩三槳過處，便貼着水面，箭一般往來路馳去，船輕水急，雙方背道而馳，轉眼剩了一個小黑點，再看業已沒入煙波深處，影跡皆無，二人正在連聲稱贊，老鐵本在掌舵，頭都未回，忽然把手一

揮，盆子便請二人，同回中艙，氣道，早知今夜，俞家燻臘，不能到口，在老河口，多買一點酒菜也好，好容易交了兩位朋友，夜來却吃剩菜，多掃興呢，望娘灣俞家燻臘味美，又是多年相識，已有兩次船過，不曾前往，以爲今天，半夜行走，可吃一頓好宵夜，明早又省做菜，不料有人作對，如非爺爺，常時往來，顧慮太多，我又無什本領，業已有人代去，真恨不能和他一拚死活呢，二人料有原因，看神氣，船是一直開走，便有村鎮，也不停泊，這祖孫二人，精力健強，還在其次，前途也許還有變故，方想設詞探詢，後艙老人，又微咳了一聲，盆子便不多說，二人知趣，也未再問，月色已上中天，盆子先勸二人，睡上一會，過了半夜，還有一頓消夜，再來喚起，二人心中憂疑，又覺同舟共濟，主人這樣厚待，不應置身事外，多少也出一點力，何況利害相連，水路如此危險，對方共祇祖孫二人，萬一有事，多上兩人相助，也好得多，再三辭謝，盆子連勸不聽，悄聲說道，我知二兄好意，但我祖父，向不喜人相助，何況我們這船，一向不會出事，傳聞未必可靠，不願你們，跟着熬夜，你們不睡，他不高興，如今時候還早，我料今夜，如其有事，必在烏婆灘和九王灘一帶，你們就睡不着，也請閉目養神，再過一個更次，我到後艙掌舵，二兄如未睡熟，乘着爺爺在前駕舟，你們溜到後艙，我弟兄三人，一面說笑，一面留神查看，無緣無故，他們如何這樣作對，好在你們身邊，

沒有多的金銀財貨，就被闖上船來，也有話說，這條路，雖然越來風聲越緊，我們業已走慣，就是上次，救了兩個可憐客商，他們懷恨，并非無理可講，放心好了，二人祇得應諾，初意閉目假睡，挨到老人去往前面操舟，便往後艙，與盆子一同戒備，不料近日爲了分別在即，和衆同門，歡聚敘別，不會睡好，昨日更是一夜未眠，早起又趕了一段長路，先還無覺，後來轉了風向，雖然天色清明，風浪却大得利害，船身不住搖蕩，人臥床上，如在搖籃之中，人又有些疲倦，不消片刻，便相繼睡去，隔了一會，被船頭打槳之聲驚醒，悄悄起身一看，不禁大爲驚奇，原來外面風浪雖大，仍是水天一色，上下空明，那船衝風破浪而行，竟比初上船時，乘風揚帆更快，隨同船頭打槳之聲，大量水點，由兩邊窗外，往外撥去，迎着月光，宛如大片銀珠玉雪，不住起落飛舞，頓成奇觀，再看老人桑老鐵，獨立船頭，兩面鐵樁之上，各駕着一支又長又大的鐵槳，在老人雙腕推動，起落之下，船和奔馬一樣，快得出奇，不必別的本領，單這兩膀神力，已是驚人，跟着，便聽後艙，有人用手指，彈了一下，料知盆子相喚，老人全神貫注雙槳之上，似未發現，忙即輕悄悄掩往後艙，見盆子掌舵，神情也頗緊張，不時左右張望，這等形勢，分明前途有險，船上前後燈光通明，如有賊黨，豈不一望而知，心中不解，盆子已低聲說道，二位哥哥，來得正好，今夜恐怕不免一場惡鬥，爺爺說你二人，身邊帶

有奇怪兵器，我不好意思，私自取看，何不使我見識見識，說時，二人業已望見來路蘆灘中，有燈光閃動，好像業已闖過一處難關，再定睛細看，江面上還有六七隻小船影子，正朝明月蘆花之中，斜駛過去，彷彿是由自己船後，退回神氣，來去的船都快，所乘大船，在老人雙鐵槳揮動之下，微一起落，那船便和箭一般，朝前衝去，這樣兩丈多長一條半大的船，雖說載重不多，連人帶貨物，到底也有分兩，老鐵雙手分持那麼又長又大的鐵槳，竟比尋常單人乘坐的舢艚輕舟，還快得多，撥面而來的江風，猛烈非常，方要開口，向盆子探詢，猛又瞥見前側面，蘆葦叢生，斜月光中，因風起伏，宛如雲浪，滾滾翻花，沈鴻低聲悄說，二弟，前途江面，如何小了一半，姜飛剛答不是江仄，你看那旁有水，也許是片沙洲呢，盆子本來立在後艙，不住向前張望，似恐船蓬遮目，并還立在舵旁船樁之上，動作神情，均極緊張，江風又大，吹得滿頭短髮，拂拂飄起，連話也顧不得多說，二人去時，本將兵器，帶在身旁，先聽那等說法，不便再為隱瞞，知道包裹中的如意鎖心輪，已被看出，正想解下，將機簧裝上，還未遞過，盆子忽然接口道，那時烏婆灘，乃江心的一片沙洲，本由江岸突出，與陸地相連，後來當中低處，被急流衝斷，連水淺時，也看不出，附近港汊甚多，地勢荒涼，便是太平年月，也有歹人出沒搶劫人少的孤船，這一條路，來去兩頭，相隔村鎮都遠，船家稍為疏忽，沒有看

出風色天氣，錯過停泊之處，除非退往來路，祇在黃昏以後經過，便難免出事，近年兵荒馬亂，不是大水，便是大旱，官府又極可惡，鬧得民不聊生，更成了水寇巢穴，我們這類專靠力氣，自行生理，平常難得載送客貨的家船，和他兩不相犯，爺爺又不願多事，雖然有我爹爹生前情面，每次來往，也總是想盡方法，避開他們，不願無緣無故，被他們說嘴，彷彿他們殺人劫貨是應該，不下手是大情面，聽了都是氣人，因此從來難得和他對面，今夜他們好似老早得到信息，有心尋仇，由此去往白沙湖口，共有四處險地，都在今夜，必須闖過，才得無事，起身以前，爺爺業已得信，因氣不過這羣惡賊，自家人少，又不能和他硬拚，本意這次載貨較多，所賺可够一兩年的用度，到後率性將這條有名的快船賣掉，不和這般賊黨嘔氣，全家避往荆門山中，投一老友，一同隱居，開荒度日，免得滿門老弱，祇我一個孫兒，爲了一點小節，去與賊黨結怨，那知對方，欺人太甚，我們照例，要到明日開船，因知對頭，算好我們回船時期，沿途埋伏，攔阻去路，明爲講理，實則故意欺人，這樣提前開船，連夜急走，也許驟出不意，在他算計以前，半夜行舟，將這幾處關口闖過，他們還是欺人太甚，老早防到，日夜有人守望，我們的船一到，立時搶先下手，方才李八太公，趕來送信，得知細底，爺爺真個氣極，業已橫心，反正就走這一次，決計和他硬拚，頭兩關業已闖過，可笑賊黨，以爲這一雙

鐵槳，祇我爹爹能用，爺爺當年，雖有這個外號，不會有什人，見他用過，年紀又過八十，祇說年老力衰，祖孫二人，勢孤力弱，不敢爲敵，那知這些小賊船，剛由兩旁湧到，以爲船小輕快，祇有幾個，搶上船來，便可將我祖孫擒住，結果我爺爺，也未和他動手，祇憑手中雙槳划動，打得那些賊船，稍爲近前紛紛翻倒，單那鐵槳激起來的波浪，便擋不住，簡直無法靠近，前面來船，更是一撞就翻，有幾個打翻落水的狗賊，妄想攻穿船底暗算，不料水中要緊所在，都有鋼皮包住，另還有好些分水鉤刺，船走更快，非但鑽他不透，有的還受了重傷，這才將他嚇退，空自咒罵，無可如何，頭關已早闖過，方才所過，乃是第二關，他們俱都通氣，這第二關爲首的，更不要臉，他們二十條賊船，攔我一條祇有祖孫二人駕舟的孤船，手都未交，便被打敗，居然還不甘心，妄想尾隨，暗算掌舵的人，我氣他不過，連用鐵蓮子，打傷了好幾個，爺爺又在大聲警告，方始嚇退回去，方才你見那些小船，便是這些無恥狗賊，如今江面上，已無賊踪，可是前途形勢，分外險惡，尤其第三關離此不過十多里，照此走法，轉眼就到，此時已入險地，內中幾個爲首水賊，水性本領，全都不弱，黨羽又多，本來想請二位哥哥相助，祇爲爺爺事前囑咐，不許驚動，又知你們睡熟，否則，過第二關以前，賊黨會在前面攔阻，你們早被吵醒了，爺爺不許喊，我要掌舵，又無法走開，并非是我胆小，實

在爺爺年紀太老，已一二十年，不會出手，我一個娃兒，萬一有什凶險，如何得了，二位哥哥，如是尋常客商，也還罷了，既是兩個有本領的好幫手，無心相遇，我們同船共命，安危一樣，當然再妙沒有，方才正想用繩將舵繫穩，偷偷去喊你們，人就來了，隨又驚道，姜二哥這件兵器，從未見過，如何和江湖上傳說的如意鎖心輪一樣，此是俠尼花明獨門兵器，巧妙無比，他不收多的徒弟，怎會得來，方才你和南宮二姊會說，花大師業已隱居武當山白蓮磴，大哥口氣，好似不會說完，二姊祇知你們，不是崔老人門下，奉有師長密令，不便多問，對於武當諸老前輩，你却知道這般詳細，我已疑心，莫非二位哥哥，是花大師破例新收的徒弟麼，沈姜二人，見他竟知鎖心輪的來歷，又聽老人，仗着一雙鐵槩，把沿途賊船，打得落花流水，越料不是庸流，略一尋思，暗忖，諸位師長會說，到了岳州賊巢，相機行事，率性明言自己，是獨手丐席泗門徒，爲了師父，隱迹風塵，性情古怪，強迫做告花子，受不了那苦楚，逃來當地，這祖孫二人，既與水賊爲敵，君山那般賊黨，和岳州惡霸，便非他的對頭，也決不會與之合流，轉不如說將出來，免得無話可答，反使多心，於是相繼回答，說自己乃獨手丐席泗新收弟子，從師才祇一兩年，俠尼花明，師執至交，因愛他這兵器，託人打造了一對，請其傳授，剛剛學好，爲了湖南故鄉，多年未歸，意欲回家探望，恰巧師父，命辦一件要事，欲由

水路，轉往荆門山左近，送一封信，不料與老弟巧遇，一見如故，我二人雖然不會水性，如有賊黨來犯，祇在陸地，或是船上，自信稍差一點的，還能應付等語，盆子聞言，越發歡喜，一面早把鎖心輪接過，看了又看，笑說，這件兵器，威鎮江湖，無人能敵，想不到今日得見，差一點的狗賊，見了此輪，嚇也嚇退，就那爲首惡賊，也知花大師，不是好惹，他的門人，決不容人欺侮，先沒想到今夜形勢，這等緊急，祇知你們人好，心想，今日不走，明日你們起身，無論搭什麼船，都是更險，祇有和我祖孫同路，比較平安得多，就算傳說是真，賊黨作對，也能應付，硬闖過去，誰知一時投機，本來想幫人的，反到幫了自己，這一來，我放心多了，盆子起初，見離水賊巢穴和埋伏之處漸近，本來心甚緊張，覺着衆寡懸殊，就是沈姜二人，真有本領，能够相助，也祇四人，內中兩人，至少還要操舟，不能全數動手，正在愁慮，忽聽二人，竟是大俠獨手丐的門徒，手中兵器，又是威鎮江湖的鎖心輪，不由喜出望外，到底年紀還輕，尙欠老練，明見前途那片飄在江心的烏婆洲蘆灘，越來越近，心疑賊黨，也許先就在此藏伏，准備下手，心裏一高興，意自忽略過去，沈姜二人，初次經歷，更少警惕，雖聽盆子說，沙洲左近，還通着兩條河道，附近港汊縱橫，藏伏歹人惡賊，有些心疑，耳聽相隔第三層難關，還有十餘里之遙，老人鐵雙槳，那大威力，也和盆子一樣，祇願說笑問

答，就此岔開，後來還是姜飛，覺着船行如飛，兩旁浪花如雪，隨同前頭鐵槳起落，暴雨一般，由兩舷掠過，彷彿比前更快，最激烈時，直似兩大蓬銀雪，當中夾着一條快船，向前途猛衝過去，水聲發發，甚是猛烈，偶然幾個水點，打到臉上，竟和冰雹一樣，冷氣逼人，要在前三年遇上，也許還禁不住，方想：八十老人，這等神勇神力，實是驚人，忽然看出前途沙洲，偏在右側，相隔不足十丈遠近，上面蘆葦叢生，波濤澎湃，形勢甚是險惡，船由舟旁馳過，橫裏估計，相隔約有六七丈，眼看就要走成平排，繞洲而過，方問，這片沙洲，形似一長條，和蛇一樣，如其橫將過來，連水面也被隔斷了，盆子聞言，當時警覺，忙將鎖心輪，還與姜飛，一手掌舵，一手重伸腰間革囊之內，定睛往前側面一看，急喊，二位哥哥，快到船頭，或是前後一人，分頭準備，賊黨這裏果有埋伏，方才料得一點不差，話還不曾說完，沈姜二人，聞聲驚覺，忙即暗中戒備，前途沙洲角上，已有兩點火光，閃了一閃，同時，便聽船頭桑老人，哈哈大笑，船行更急，當地風浪又大，老人用力太猛，全船一齊搖撼，震震有聲，那兩片鐵槳，在老人猛力划動之下，也連後艄大牙，一齊軋軋亂響，聲勢端的猛惡異常，千層浪花，左右飛舞中，那船相隔沙洲越近，快成平行，後艄桑盆子，好似得到老人暗號，口催二人，速往船頭，船頂相助，還在急呼，雙手用力一扳，船本直走，忽似溜了繮的快馬一般，由右

而左，避開沙洲，往左側面，斜駛過去，這一衝，就是好幾丈遠近，離開沙洲，已有十丈以外，舵還不曾扳回正位，改走直路，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就這老人笑聲起落，共祇幾句話的功夫，接連五六點紅綠火光，已似流星趕月一般，先由沙洲角上飛起，直上高空，再和小鞭炮一樣，响成一串，爆炸開來，洒了一天五顏六色的星雨，緊跟着，便有些响箭，朝船射到，吃這祖孫二人，前面鐵槳，猛力一划一轉，後面再把舵一搬，船便斜竄出去老遠，全數打空。一枝也未射中，祇帶着那尖銳之聲，紛落水中，盆子見狀大怒，方喊無恥賊黨，以多爲勝，還要亂放冷箭，真不要臉，前面要緊，底下未容出口，姜飛看出敵人，來自右側，連中艙也未走進，便當先往船蓬頂上縱去，一面急呼大哥，快到前面，殺賊應敵，我在蓬頂，兩面接應，沈鴻也跟踪縱上，方說，盆弟年幼，孤身掌舵，不知賊黨，來勢如何，二弟還是顧他要緊，姜飛方想說，方才業已看過，此船造得十分精巧，防禦尤爲周密，舵樓左右和後面，均有長釘鐵皮厚木之類掩護，方才盆子又說過，此舵乃海南島五指山中所產鐵梨木，刀斧都難斬斷，堅固異常，暫時無妨，我們人少賊多，中間空出一段，却是可慮，忽聽吹哨之聲四起，定睛一看，賊船竟有百十條，就這轉眼之間，突然全數出現，都是極輕快的小船，前後一人，雙槳划波，一人手持刀槍器械，立在船頭，紛紛吶喊而來，船頭上并還點有一盞明燈，江面差不多

全被佈滿，當地波濤又極險惡，看去宛如大片繁星，隨同波濤起伏，飛舞而來，并且還是左側一面來的居多，右面沙洲蘆葦叢中，先後所見燈光閃動，和那冷箭，竟是敵人疑兵之計，船往左避，正好被他圍攻，老人似知上當，又見賊黨，人多勢盛，比先過兩處，還要利害，正在哈哈大笑，當頭八九條賊船，已和箭一般，飛馳過來，看那來意，似知大船利害，勢太猛急，恐怕對面撞上，打算乘隙進攻，一齊避開正面，讓過船頭，左右夾攻，一擁齊上，

二 江心大戰

這時桑老人，業已怒極發威，打好硬拚主意，口中一聲怪笑，雙槳并舉，盆子也早識破賊黨凶謀，剛將那舵，拚命往回一板，重又斜向來路一面竄去，前面老人，也自發難，祖孫二人，前後配合得剛剛合適，再沒有那麼巧的，後面扳舵，前面那兩片又長又大的鐵槳，已在老人神力撥動之下，一個朝前，一個朝後，倏地一推一挽，那船立時作一大三角形側轉，這一次用力既猛，勢子又比以前更快，加以老人，久經大敵，長於應變，一經警覺，祇管怒極心橫，章法却是絲毫不亂，乘着後舵一扳，故意把手勢放鬆，前衝不遠，餘力一盡，船便慢了下來，一面乘機緩氣，一面運足全身之力，准備冷不

防，給羣賊一個猛擊，這裏剛剛準備停當，賊船也自趕到，上來也覺對方，連人帶船，均不可以輕侮，月光影裏，望將過去，宛似兩座銀光閃閃的浪山，又似兩條雪也似白的大魚，當中夾着一條快船，衝風破浪而來，先不料敵人偌大年紀，平日對人那麼溫和，言動也均顯得遲鈍，會有這麼高強的本領，心方驚奇，來船忽往側面衝到，投入伏地，上來勢甚猛急，衝出數丈，好似水力太猛，上來舵扳太急，急切間，無力收勢，船也成了強弩之末，慢將下來，雙槳一停，兩面浪花，并未再見捲起，均當時機難得，又恃人多勢盛，無論如何，也佔上風，同聲呼嘯，耀武揚威，喝罵而來，那知上當更大，妙在左右兩面賊船，也是一前一後，相繼搶到，每面當頭的，約有五六條，船上都是好手，眼看相隔已近，祇有數人，搶上船去，便可成功，對方又要駕船，又要迎敵，怎辦得到，口正怒喝，老狗東西，再不快停，想作死麼，語聲還未停住，老人雙槳并舉，業已用足神力，前後一齊推動，那船先作三角形折轉，隨同雙槳一撥兩面江水，首先激起極猛烈的浪頭，老人又是有心要他好看，隨同船身轉折，故意二次把勢一緩，看准賊船，相隔較近，雙槳齊飛，連打江波，帶打賊船，竟朝當頭幾隻賊船，橫掃過去，那鐵槳也是海南島鐵梨木所製，外包鐵皮，比鋼鐵還要堅固，此是五指山特產，行船的人，千金難買，多大波浪，也打不斷，雖無實心鋼鐵來得沈重，因其又闊又大又長，重量也有好

幾十斤，老人將他圈在兩舷鐵樁環內，用將起來，長短遠近，均可隨意，本是昔年父子二人，仗以成名之物，曾用此船，往來大海洋中好幾次，祇爲人性善良，不願炫露，除却以前海洋之內行走，偶然使用，無人得見，人都見他，船形奇特，前突後尖，船艙又深，偏不十分吃水，雖有雙鐵槳之名，祇當用來壓船擺樣子的東西，平日還有布套，難得出現，那知利害，當第一次橫槳轉折之時，右側兩船，搶在前面，吃那鐵槳激起來的駭浪一打，船便騰起老高，幾乎翻倒，內中一隻，被槳頭掃着一點，叭呶一聲，打碎一大片，當時浸水，隨波盪向一旁，剛剛沈落江中，船上兩人，均會水性，還未及往同黨船上竄去，兩面十來條賊船，已一同擁到，吃這雙槳一掃，這類賊船，長不過丈，都是瓜皮小艇，輕飄飄的，貼波打槳而馳，如非船上人，都是精通水性的劇賊，稍遇急風急浪，便和拋球也似，不能自主，怎禁得起這樣猛擊，下面的江波，小山也似，隨同長槳起處，突然湧起，當頭幾隻賊船，業已隨波高起丈許左右，正隨浪山下落，內中兩個急性自恃的劇賊，竟想乘機，撲往船上，人還不曾縱起，一股急風，帶着一片又長又大的鐵槳，已橫掃過來，接連幾聲慘號過處，恰巧左面一對，右面一雙，都是爲首兩隻賊船，連船帶人，一齊打飛，隨波倒退下去，那兩個胆大心凶的劇賊，更被打得腦槳迸裂，跌落水中老遠，死於非命，前面浪山突湧，其力本猛，後面搶來的幾條賊船，來勢

又急，無法閃避，仗着水性都好，胆子又大，不怕落水淹死，還打算乘機猛衝，爬浪而上，往大船上撲去，誰知老人手法巧妙，雙槳所激起來的浪山，齊往外倒，來勢又猛又急，水力甚大，本來就朝來船，當頭壓下，再加上二次雙槳齊飛，打完前船，就勢落向水中，猛力一推一攪，前船又被打飛，倒退回去，連死人帶賊船，一齊朝後船，當頭壓倒，并還跟着大片惡浪，怎禁得住，有的被自己賊船和賊尸，打傷翻船，滾落水中，有的業已鑽入漩渦低處，再吃大片惡浪，山一般當頭壓倒，就不翻船，也是通體淋漓，和落湯鷄一般；滿船皆水，兩面十來隻賊船，同時向前圍攻，對方連兵器都未用，祇潑了得兩三聲，接連兩槳過處，便打得七零八碎，紛紛落水，祇有兩船，徼倖保全，祇潑了一身江水，賊黨才一照面，便傷了好幾個，每面各有四五十條賊船，還未趕到，見此利害，又驚又怒，紛紛厲聲呼罵，想要搶將過去，大船就這一個轉折，業已改走直線，老人雙槳并舉，其急如飛，兩旁駭浪奔騰，驚濤滾滾，湧起老高，本來風浪一大，賊船休說追趕不上，那麼險惡的波濤，先就難於挨近，轉眼便被闖出重圍，沈姜二人，在千頃波濤，斜月清輝之下，見此奇人奇景，正在歡呼稱快，連聲贊美，耳聽船後，又是兩個慘號，并有重物，落水之聲，姜飛正在留意兩旁賊黨，准備迎敵，聞聲驚顧：乃是兩個水賊，由後艙落向水中，料是由後追來，不知如何，快要竄上，被盆子用暗器打落水

中，看那水中掙扎之勢，手足略一舞動，人便下沈，必已傷重身死，再看賊船，業已大舉追來，耳聽鴟鵂之聲，鏢箭等暗器，不時由頭上身前飛過，并有好些，釘向船上，船艙中的東西，也被打碎了兩件，耳聽羣賊，怒吼喊殺之聲，震撼江波，凶惡已極，老人祖孫，理都未理，各自打槳前進，若無其事，忙將暗器取出，一面隨同沈鴻，用鎖心輪，朝敵人暗器反擊，一面也用暗器，照准來船便打，賊船上來，便吃大虧，風高浪急，江水羣飛，大船走得又快，祇管分成左右後三面，圍攻不退，喊殺聲喧，來勢猛惡，急切間，仍是奈何不得，沈姜二人，初走江湖，第一次遇到這等險惡的場面，暗中默算賊船，除打翻的不算，仍有八九十條之多，這類水賊，都精水性，有幾條翻倒的船，受傷不重，人已由水中竄起，將船還原，跟在後面追來，稍爲隔近，便用鏢箭飛叉之類，朝着大船亂打，一眼望過去，宛如一羣大魚水怪，和百十團火星，蜂屯蟻聚，浮江破浪，追逐而來，聲勢實是驚人，桑氏祖孫，一前一後，沈着應付，盆子神情，還見緊張，前面桑老人，祇開頭怪笑了幾聲，從此一言未發，一任羣賊，吶喊追逐，祇將手中雙槳，撥浪飛馳，動作雖快，神態却極從容，若無其事，自從沈鴻到後，更連頭都不會回過，在兩面浪花飛舞，夾持之下，宛如一條巨魚，後面跟着大羣小魚，貼波而駛，一輪皎月，雖已西斜，依舊清光廣被，雲白星稀，天水相涵，上下通明，迎着撲面吹來

的江風，目視眼前奇景，由不得雄心頓起，豪快無倫，方想，賊船連受重創，相隔天明，不過個把時辰，似此窮追不捨，莫非到了天明，大鎮停泊之處，還敢行凶不成，忽聽盆子，彷彿驚噫了一聲，姜飛因他，處境最險，自從大船，衝出重圍之後，賊船始終不曾追上，但是這些小船，均極輕快，賊黨又精水性，善於駕舟，似因傷亡太多，老羞成怒，不將大船截住，不肯停止，祇管連吃大虧，內有數賊，并被姜飛鎖心輪，反擊回去的鏢弩打傷，翻身落水，依舊不肯退却，同時船底，也有錚錚奪奪之聲，時响時輟，分明下面，也有水賊，想將船底攻穿，但那响聲，零零落落，至多接連响上兩三下，便即停止，極少連續發生，內中十幾隻，好似賊黨中的能手，船也更快，已將大船追上，先由後面，連發鏢弩，後似看出盆子，三面均有東西掩護，表面還看不出來，可是暗器飛叉之類，打將上去，不是當時激退落水，便是落在後艙那些看似裝飾的，花綠綠又像魚網，又像繩結，高低前後，隨風飄蕩的，絲麻繩套之上，反被敵人，隨手取下回擊，吃他的虧，敵人雖是一個幼童，手法極准，人又靈巧，并有許多虛虛實實的東西，將他擋住，人都不易看見，對方却由舵樓裏面外望，那一面都可看到，才知由後進攻，并無用處，尤其船篷上，少年敵人，更是利害，手無虛發，拿着一件形如滿月，寒光閃閃的奇怪兵器，不用暗器打他還好，如用暗器亂打，敵人不曾受傷，還遭反擊，心想，

敵人雖少，并非易與，無奈死傷太多，事出意料，這不比來路兩處同黨，另有首領，不受管轄，頭子法令嚴酷，無論如何，也不能放他過去，至少將他追到大寨前面，兩下夾攻，才够交代，否則，頭子怪罪不說，面子上也太不好看，急怒交加中，又覺自己人多勢盛，內中幾個水性最好的，業已去攻船底，祇要搶到前頭，將操舟敵人打倒，立可成功，於是變計，互用號燈晃動，發出信號，分成三路追來，因防船頂敵人，暗器利害，率性隔遠一些，分由左右兩翼，包抄上去，開頭兩面約有四五十條賊船，餘黨均在船後尾隨，仍朝盆子，猛攻不已，姜飛見賊船，重又追近，方才發暗器的賊船，忽然兩面閃開，成了一個扇形陣勢，相隔兩舷，最近的也有四五丈，暗器業已停發，當中一路，賊船最多，緊追大船之後，不時仍有打空的暗器，由頭上身旁飛過，因那舵樓，形式奇特，像是半間小房，連人帶舵，一齊罩住，彷彿比日裏所見，高了許多，連那舵柄，也似裝高了一節，船艙後面，被他遮住，賊船如其追近，不易看出，心疑盆子受傷，或是賊船人多，快要搶上，好在兩翼追來的賊黨，業已往旁分散，暫時不會被他由中間攻上，忙往後艙趕去，看出人并未傷，後面賊船雖多，相隔最近的一條，也有兩丈左右，心方略定，未及探詢，盆子已先低聲說道，九王灘離此尚有十來里水路，賊頭翻江太歲吳占魁，最是驕橫凶暴，他乃君山水寇，青面龍王吳梟的堂叔，手下賊船，有好幾百

條，自己水陸兩路，均有大寨，一面還開着十幾條木行雜貨行，平日強買強賣，強迫買主，抬高貨價，無惡不作，一面再將水旱兩路搶來的貨物，運往別處出賣，算他所有，以前搶到貨物，還要改頭換面，近來更是明目張胆，不論遠近，公然原樣出手，由這裏起，直達洞庭三湘，均是他的勢力，就是沿途那些小夥水賊，也都要向他進貢分贓，才可無事，否則，被他知道，便以大吃小，殺個鷄犬不留，這廝人更狡猾，知道自己做得太凶，不留餘地，行旅商民，便要絕跡，想下許多巧妙方法，壓榨客商，凡是稍大一點的商幫，每次走過，都要向他買路，看貨物多少，送上平安錢，由他隨便派上一個小賊，拿了一面小旗，隨同護送，才可通行，商人重利，要錢不要命，何況荒亂年間，容易發財，雖然受他重重剝削，平空分去不少利益，也祇忍痛，無計可施，好在羊毛出在羊身上，爲了道路不靖，各地物產，不能流通，往往相隔一二百里的貨物，價錢相差二三十倍，他在水賊那裏吃了虧，便加在那些可憐的買主身上，結果還是窮人倒霉，這還不說，最可氣是，他一面強橫霸道行凶爲惡，樣樣都要獨佔，一面還要假裝俠義，對手下徒黨，法令極嚴，不奉他命，不是對頭，遇見孤舟孤客，小本經營的商民，絕對不許搶奪傷害，表面上，彷彿劫富濟窮，專和那些心貪而又狡詐的大商人爲難，對方也是暴利不義之財，取之無傷，并且搶來金銀，有時高興，強盜發善心，還要拿出一點，周

濟窮苦，其實，目前水陸兩路，到處都是盜賊橫行，他一面坐地分贓，強迫這些小夥強盜，朝他進貢，却又看不起他們，不肯收爲一黨。所有大的商幫，都被他用強力壓榨，奪去人家許多金銀貨物，在他保護之下，小賊那裏還敢下手，這些有錢人，除非不知細底，沒有門路，或是請有好手保鏢，撞運氣硬闖的而外，都是高高興興坐在船上，大吃大喝，隨意往來，誰也不敢拿他怎樣，別的水賊，大魚沒得吃，祇好吃小魚，所得無多，還要分他一半，一不够用，祇好多搶，有那人少力弱的水賊，休看也做這沒本錢的買賣，照樣和窮人一般，好些人連衣食都混不上，他却窮奢極慾，日夜荒淫，單小婆娘和美貌的丫頭，便有好幾十個，多一半都是強搶霸佔而來，隨便一個小賊，走將出來，都是滿酒肥肉，大把花錢，一身華麗，他不許手下賊黨，搶劫孤客窮人，和小本商販，一半是爲好名，表明他叔姪二人，俠盜義氣，一半還是心機鬼詐，覺着這些船客，不值下手，稍爲放寬一路，使對方徼倖脫難，傳說出去，免得斷了財路，一旦晦氣，趕過了站，或是月黑風高，人少勢孤，被沿途小夥賊黨看中，搶劫了去，也可坐享現成。絲毫不費心力，便拿去人家一半，自己還可名利雙收，殺鷄嚇狗，使那些大商幫，聽了胆寒，知道沿途強盜橫行，形勢凶險，非要求他上貢，才保平安，可以多得，近年勢力越大，商客全都知道，十九都是求他照應，他也樂得坐享現成，不勞而獲，商人往見，并

以客禮相待，表面上簡直是個大紳糧，計算起來，已有大半年，不會命人，出來打搶，老河口乃水旱碼頭，常年客貨集散之地，聽爺爺說，昔年鎮上碼頭一帶，大小船都佈滿，你們日裏來時，船多開走，可是等載貨的各路貨船木排，仍有不少，這些都是大船，或是富商所有，以前那些小客貨船，簡直祇有昔年十之一二，尤其是那些專坐客人的船，都是行李蕭條，身無長物，爲了衣食奔走，不得不在這危機四伏的水陸路上往來的可憐人，越是船少時節，坐船的窮人越多，無一隻不是裝得滿滿，和那滿載而歸的魚船一樣，男男女女，老老少少，一個個愁眉淚眼，提心吊胆，擠在一堆，唉聲嘆氣，休想看到一點笑容，就是裏面偶然有兩個，比較過得去的，也要裝成一付可憐相，除却無知少年，和娃兒們，就是要笑，也在心裏，不敢現在面上，你說有多可恨可憐，這樣不公平的歲月，真不知要幾時才轉好呢，姜飛先在蓬頂，見他神情，十分緊張，并還驚了一聲，這時雖然前面桑老人，船行越快，賊船始終緊隨在後，時遠時近，偶然落後稍遠，幾聲吶喊過處，又拚命追將過來，始終相隔最近的，都在兩丈左右，從無一船迫近，盆子自從見面，好似斷定賊船，搶不上來，事情無礙，一面從容說笑，一面把賊船上面打來，掛在那些特製絲網繩圈上面的，飛叉之類，隨手取下，照准來船打去，就這一會，已被打傷兩賊，最近的一隻賊船，幾被連人打翻，受傷退下，最近的已出兩丈之

外，看神氣，賊船怎麼拚命努力，急切間也難追上，爲了風高浪急，船行太快，搖船的人，稍一鬆懈，立時落後老遠，可是賊船甚多，前撲後繼，爭先搶上，當前的，還在急追不捨，後退的，又奮勇趕來，兩翼賊船，因已停手，改作前後兩人操舟，四槳同飛，相隔船邊急浪又遠，少却好些阻力，已快被他追上，由扇形變成半環陣勢，遠遠將大船，包在中間，當前的兩隻，已和大船平行，料知形勢，仍極險惡，賊船必有凶謀，就要發難，盆子偏和沒事人一般，口裏說得水賊凶威，那樣利害，末了并還談到九王灘賊頭吳占魁的老巢大寨，相隔越近，賊船緊追不捨，分明是想前後夾攻，不知怎的，人比方才，鎮靜得多，心中不解，因盆子說笑聲低，忙用低聲回問，我們和賊，衆寡懸殊，賊船已分兩路，包抄過來，蓬頂無人防守，莫要被他們，由橫裏撲上船來，船底方才還有响聲，我和沈大哥，均不會水性，就會一點，這樣大風大浪，入水也是送死，還是讓我到蓬頂上去吧，盆子一手掌舵，一手拿着一枝新得到的鏢槍，正往旁邊空處閃身，想朝賊船打去，聞言匆匆發出，也未打中，回手拉住姜飛，低聲急語道，姜二哥莫走，包你沒事，可恨這些狗賊，我爺爺不過兩次仗義，幫助兩個本錢并不甚多，人又極好的商客，使他藏在我們船上，送到地頭，沒有受害，便犯了他的大忌，說我爺爺，破人買賣，如殺父母之仇，情理難容，定要當面講理作對，至少罰我們，停止三年來往，先聽

傳說，還不甚信，以爲就是有事，也祇有限幾個水賊，途中尋事，決想不到賊黨這樣大舉，後聽李八太公來說，也祇知道好些小幫水賊，也被激動，前途難關甚多，并且到處荆棘，我們本定往望娘灣，買點東西，代人辦完一事，連夜起身，闖過烏婆灘，便可無事，吳賊水寨，在白沙湖心深處，雖與大江中的分寨九王灘相通，到時，天已大亮，當地還有兩座大鎮，雖然好幾百里方圓的水陸土地，都被他霸佔了去，爲了往來商客，都要向他，進貢買路，地方又是往來要道，鎮上店舖，十九均他所開，老百姓雖都是他的佃戶長年，誰也沒有一尺好土，但他比別的惡霸高明，老教人吃不飽，餓不死，樣樣受他壓制，衣食却能苟延殘喘，又沒有盜賊貪官，敢往侵犯，比較別處窮苦地方，還好一點，又是魚肉之鄉，心更殘忍狠毒，土人不敢逃亡，再說也無處可逃，一向忍受，到也相安，近年鬧得一些小康之家，也移居在他那裏，平日熱鬧非常，他表面上，還要假仁假義，裝出一個俠義的大紳士，大白日裏，決不會公然出來打搶，湖內大寨，船又不會經過，我們一過湖口，前途就有兩處小水賊，祇不走往洞庭，改道回家，就可平安到達，別的水賊，動手都在極荒涼的所在，差不多有一定時候，爺爺又都曉得，憑我們這條鐵船鐵槳，和爺爺的本事，遇上也可無妨，等過望娘灣以後，連遇兩處水賊，雖被打退，對方聽出爺爺當年旗號，上來重創，知非好惹，祇得忍痛退去，我們業已看出形勢

緊急，非比尋常，到了這裏，見吳賊如此大舉，分明另有原因，連爺爺昔年的英名，也被曉得，否則，對付一船兩人，共總載有兩客，二位哥哥，剛由山裏出來，形跡并未顯露，就是賊黨，能曉得來歷，事前也來不及知道。豈非怪事，本來十分凶險，不料竟有轉機，憑我們一船四人，至多將船損壞一些，賊黨搶上船來，爺爺祇一停船動手，首先無人能敵，如其用那鐵槳，更是多大本領，也無法近身，何況還有二位哥哥相助，祇是這條船，通體都是爺爺在海南島，精心打造的，上等材料，沒有一塊木頭，此時容易買到，好些地方，均有鐵皮包裹，爹爹在日，爲了爺爺，性情太剛，外面樹有不少強敵，又喜親自操舟，往來江湖不算，還要遠出海洋，胆又太大，非但造得堅固，處處都有防禦，周密已極，直到爺爺，回轉故鄉，隱跡多年，幾個強仇大敵，惡貫滿盈，相繼死亡，祇有一個年紀較小的，不聽下落，久無音信，想也死在海上，此賊如在，年也六十，決非吳家叔姪，不知怎會這樣恨毒，我因這條船，來之不易，決不能造第二條，最難得是，用了多少年，老像新用不久神氣，固然每次回去，全家收拾得勤，到底還是材料太好，越久越耐用，爲賊所毀，實在可惜，連爺爺也是這樣心理，否則，照他老人家的皮氣，早就停船，和他們對拚了，方才正在發愁，惟恐賊黨，人多勢盛，大船爲他所毀，竟會有意想不到的事，大哥立處還好，二哥如在船頂，也許暫時還看不出，請你幫

我，防守後艙，時機一到，我將這兩根橫木一去，把我機關一扳，舵樓立時下落，三面木板，往外一倒，後艙船面，立變成一片平地，你祇事前，看准形勢，避開那兩個鐵木椿，便可施展你那獨門兵器，教我見識見識了，說時，姜飛看出船已趕出好幾里，那片水中沙洲蘆灘，業已過完，水面重又展寬，兩面賊船，當頭的已抄向前面，分爲兩線，包圍過來，當頭幾隻，已用暗器，二次向船頭打到，似懼鐵槳威力，還不敢十分靠近，可是中腰一帶，逐漸進逼，離兩舷祇兩三丈，當中隔着一列浪花，這一臨近，越看出羣賊水性之好，動作之快，其勢并不可以輕視，內中幾個水性武功都好，像是爲首頭目的，業已放下雙槳，拔出兵器，立在船頭，目注大船，躍躍欲試，看那形勢，稍爲再近一點，當時便由兩旁，撲上船來，如由水中進攻，更是容易，心中一驚，方想，這般水賊，均精水性，怎麼追了這遠，不由水裏進攻，風浪這大，賊船太小，就不被鐵槳打中，也難靠攏，如由小船縱起，不是容易，船行這快，遠了不行，近了又被這兩片鐵槳激起來的惡浪隔斷，單是窮追，有何用處，忽然聽出羣賊喊殺，風水相搏聲中，大船兩側，似有兩串軋軋之聲，响個不停，船底响聲，已早停止，定睛一看，原來大船兩側，船底靠邊之處，好似有什東西，不住舞動，并還攪起兩條又勻又急的浪花，月光照處，每邊似有一列長短不等，似刀非刀的影子，急轉不已，心方奇怪，忽聽盆子低語道，爺

爺想因賊船利害，連船側兩排渦刀轉輪，也同發動，莫非他老人家，祇顧運動雙槳，有人相助，還不曉得麼，這類機關，乃是爹爹在日，在海洋中，救了兩個西洋工匠，互相設計，打造而成，非但幫助行舟，一經開動，船輪吃水一衝，急轉起來，風浪越大，船走越快，并還可以防禦敵人由水裏來攻船底，真個再好沒有，因這東西，無法再造，祇管每次回家，都要背人收拾，已有多年，不曾使用，也從未遇到過仇敵，今日這樣破例，他老人家，一向鎮靜，表面看不出來，分明是因形勢險惡，意欲早脫重圍無疑，但是有人相助，連我都看出來，他怎麼會不曉得呢，姜飛頭一次不會聽出，祇當所說，是指自己，暗忖，大哥在船頭迎敵，業已出手，老人斷無不知之理，如何這等口氣，後才聽出，另外有人，料在中艙一帶，仔細查看，那有人影，盆子見他，上下左右，不住張望，笑說，二哥這時，還看不見，我方才也祇看出一點形跡，略現即隱，底下便未再見，最可笑是，這般水賊，業已被他傷了好幾個，竟會毫無警覺，我料來人，至少兩個，一個隱在水中，隨船同進，一個也許隨在我的船後，否則，方才二哥未來以前，有一本領水性較高的頭目，被我打了一鐵蓮子，我明明看見，被他用刀格開，不曾打中，竟會翻身落水，不會起來，船也幾乎翻倒，後被同黨趕下撈起，現已落在後面，看那意思，不死也必重傷，水中非有能人，暗助不可，方才少說還有十來個水賊，潛入水中，

想將船攻穿，都是响上一兩下，便不再有聲息，這類賊黨，水性高強，能在水中，換氣張目，個把時辰，不往上面探頭，船底雖有純鋼打就的鐵片護住，另外還有鈎刺之類，一個不小心，便受重傷，船走又快，急切間，無法攻穿，但是賊黨，決不死心，怎會一响就停，此時早無聲息，分明有什能手，藏在下面，將賊殺死，才會有此景象，我雖不知是誰，但見那人，所穿水衣水靠，正和昔年爹爹，同一路數，否則，不會那樣顏色，賊黨被浪花，遮住目光，人家還在船邊，出現半身，傷了他一個能手，竟未看出，也許船走太快，各不相顧，連水中死了好些同黨，他還不知道呢，我聽爺爺說，二位哥哥，多半奉有師長密令，去往湖南有事，不宜顯露形跡，最好不令這些賊黨，照了面去，方才再三囑咐，就是你們武功真快，最好不要驚動，便由於此，方才不知有人相助，敵勢太強，同舟共濟，那是無法，既已有人相助，能不出手，自然是好，何況爺爺，共祇兩個老友，和爹爹幾個同門至交，這樣仗義，暗中出力相助，決非外人，方才我祇見到一點人頭，不曾看清，如其所料不差，內中一位老前輩，比爺爺還不願別人，看出他的本相，如其看出二位哥哥，本領真高，非但不會真個出手，也許面都不見，由水底走去，人家這樣義氣，在水底跟了半夜，出了不少的力，結果，不能請上船來，當面道謝，連人是誰，都不知道，心中如何能安呢，正說之間，猛瞥見前途，接連飛起兩枝帶有火星

的响箭，在水天相連之處，閃了兩閃，當頭賊船，立時同聲呼哨，也有幾枝响箭流星，曳空而過，朝前射去，盆子驚道，爺爺今夜，船走真快，我還不曾留意，就這一會功夫，已離湖口不遠，那火星便是賊黨信號，分明賊頭，也自出動，再有幾里的水程，又要陷入重圍，前後受敵，萬一賊頭，在前途下上水閘，用截江鎖，把路隔斷，才討厭呢，你看當中幾隻賊船，已想撲上船來，分明是因追了一陣，連傷多人，回去不好交待，又想，他們大隊援兵，就在前面，相隔不遠，想在到達以前，搶將上來，賊黨已快發難，他們人多勢盛，被他搶上船來，到底討厭，爲何這兩個幫手，還不出現，多急人呢，話未說完，忽聽一少女口音，接口笑道，都是你鬧的，我和太公，既然來此，那有不出手的道理，你偏要把這位姜兄，喊到後艙，不令出手，我想看這如意鎖心雙輪的威力，都辦不到，還要埋怨人呢，姜飛方覺耳熟，盆子已歡呼道，我早猜是二姊，同八太公，隨後趕來，別人不會知道，也無如此湊巧，果然料得不差，說時，姜飛剛聽出來人，隱在船艙之上，似由水中，剛剛冒起，正是方才所見少女南宮李的口音，料知那位李八太公，也跟了來，忽聽喊殺之聲，回頭一看，不禁大怒，原來就這二人一同往後，循聲注視，瞬息之間，已有好些賊黨，分由兩面搶上，前面桑老人，剛剛轉身回顧，怒吼了一聲，忽又回轉頭去，照樣划動那一雙鐵槳，朝前飛馳，嘴裏好似說了兩句，不會

聽清，沈鴻本來立在船頭戒備，雖早發現賊船，漸漸靠近，但因走了一大段，均未發動，不曾想到來勢，這等神速，說上就上，人數又多，每面少說均有十來個，本是手持兵器，分立小船頭上，比住大船，一同急馳，相隔最近的，約有兩丈，看不出有何用意，前半段浪花又大，目光被他隔斷，看不甚清，月影西斜，離水越低，江面正在起霧，殘月昏茫，偏巧又被雲遮，賊船祇是八九十條黑影，各帶着一點燈光，在暗影中，飛馳閃動，賊黨又各穿着一身黑色水衣，越發不易看出，就這星月迷濛，光景晦暗之際，羣賊連聲也未出，大概祇發了一個暗號，便同分頭往大船上竄到，來勢宛如引滿了強弓，又猛又急，追了這一大段，前面雙鐵槳，起落之勢，早被賊黨看出，追着追着，兩翼賊船，各將船頭一偏，對着大船，破浪狂衝過來，這般水賊，均善駕船，早已蓄好勢子，先由中部進攻，隨同後賊雙槳划動之勢，那條小船，有的穿浪而過，有的竟由兩旁浪花之中騰起，前賊立時乘機一躍，不等兩船挨近，便先縱將上來，看意思，是分兩路進攻，注重是在前面，因見老人，照樣揮槳急駛，沈鴻又被老人，暗中止住，賊黨不曾看出，均如無覺，上來又存有戒心，惟恐吃虧，意欲以多爲勝，各立兩舷之上，想等後面趕來的同黨，多上幾個，再分兩路殺去，姜飛發現之時，每面已上了十來個，後面的還各有十來條，追得較近的，打算跟踪搶上，心方急怒，一緊手中鎖心輪，待要

殺將過去，忽見盆子，使了一個眼色，暗忖，賊黨越來越多，如何不令出手，心念才動，剛被盆子，暗中止住，羣賊連上到下，已是紛紛傷亡，這兩翼賊船，本來追在大船旁邊，并肩急馳，原意用前頭十來條賊船，同發暗器，去分彙沈二人心神，中間乘着月被雲遮，大船上面，仍是燈火通明，打算冷不防，由暗影中，往大船上，猛衝過去，祇有一二十個同黨，撲到船上，便可成功，敵人鐵槳，多麼利害，好漢打不過人多，也無用處，那知搶先上去的同黨，剛剛縱上，還未立穩，隨後跟進的羣賊，正在同聲呼哨，想要相繼撲去，不知怎的，當頭六七條，快要挨近，有那本領高的，人也離船縱起，不知怎的，忽然各自一聲驚呼怒吼，翻落水中，船邊一帶，浪猛水急，賊船稍一疏忽，便被拋起老高，或被打向一旁，全仗善於駕船，水性又高，就落在水裏，也不妨事，才得斜衝過去，因都情急暴怒，貪功懼罰，硬着頭皮，朝前拚鬥，本就高低起伏，拋球也似，前賊一倒，輕重不勻，事又出於意外，好些連賊船也被浪頭打去，連人帶船，一同翻落水中，多半被急流捲走，不曾冒起，這且不提，最奇是，左右兩邊，都是如此，先上船的賊黨，還不知道利害，瞥見後來賊船，快要搶上，忽然人船一齊翻倒，還不知道利害，又未發現敵人，和動手影跡，祇當波濤險惡，一時疏忽所致，有的方覺這些同黨，都是廢物，如何敵人，還未交手，便落水中，因覺中艙兩旁，已在控制之下，就被敵人

警覺，也是必勝，衆寡相差這多，決無敗理，心急一點的，業已出身狂呼，催後面的船快上，做夢也未想到，落水的人，全都受了重創，有的人船俱喪，有的也祇後面搖船的一個，還能浮水逃走，當頭那個，已無生理，正在同聲吶喊，意欲不等同黨再上，便先動手，內中兩個爲首的，縱上蓬頂指揮，也剛起步，正在兩面賊船，紛紛翻倒水中，先上來的賊黨，發威吼嘯，業已分成兩路，快要轉身進攻，共總不到兩句話的功夫，忽然一片驚呼吼嘯之聲，先是右舷十來個賊黨，相繼一串驚呼急叫，彷彿牽綫傀儡一般，一個緊挨一個，倒將過去，來勢快到極點，又是由船頭起到後艙，順流而過，姜飛那好目力，上來竟未看真，便倒了一大串，十九翻落水中，祇有兩賊，抓住船艙，不會落水，一個還在怒吼急呼，一個和前賊一樣，歪倒船邊，先放鐵槳的闊舷之上，不能起立，竟連動也不動，同時，瞥見船旁近水一面暗影中，似有一條白影，其急如箭，貼着船邊，往船後飛馳而來，快要臨近，忽然沈入水中不見，因賊黨倒得太快，均似受有重傷，心中驚奇，不會理會，等到發現，人已無踪，未及詢問，忽聽盆子急呼，二哥快看，目光到處，原來另一面，十來個賊黨，也是同樣遭殃，雙方差不多相繼發難，這才看出也是一條人影，手中好似拿着一口極鋒利的刀劍，寒光閃閃，貼着船旁底邊，冷不防照准羣賊兩腿，乘着大船朝前飛馳之勢，悄沒聲橫掃過去，手中刀劍，快得出奇，近

三十來條賊腿，似被一齊斬斷，勢更神速，快得出奇，敵人絲毫不曾警覺，便被將腿砍去一節，因船走太快，來去都急，刀劍又極鋒利，迎刃立解，宛如用快刀削蘿蔔，挨着就斷，本來全數無一幸免，也更不會看出，祇因內中兩賊，剛剛起步，要往後艙撲來，一個手中，拿着一柄鋼叉，恰巧垂向脚旁，被那人刀劍橫掃掃過來，一下撞卜鏢的一聲，火星飛濺中，連腿帶叉，都被斬斷，又頭業先墜落水中，那賊本領頗高，又祇斷了一腿，剛怒吼得一聲，身子往裏一閃，回手想抓船蓬時，已自無及，那人見他未倒，猛一長身，把另一手朝他一揚，又是一聲怒吼，人便翻倒，另一水賊，也是一個頭目，聞聲驚顧，瞥見船邊，有一白影，冒出水上，同時一串卜通之聲，由前面响將過來，同黨雪崩也似，還未看真，便做一串，紛紛倒翻水內，這一驚，真非小可，一聲急叫，身子一挺，便往蓬頂，倒翻上去，那賊原因強敵利害，又在水中，不敢縱身入水，仗着機警輕快，意欲翻上蓬頂，避開這一刀，或敵或逃，再打主意，那知右面兩賊，已先縱上蓬頂，因聽下面，同黨驚呼落水之聲，正在探頭下望，這羣水賊，身受重傷，腿脚被人斬斷，落水之後，奇痛攻心，略一掙扎，便自痛暈過去，有的更連動都未動，先就痛死下沉，一個也未冒出水面，賊黨都精水性，暗影沉沉，後面賊船，急切間因未看清，先上來的兩個頭目，本意一到上面，便可指揮同黨，左右兩面，前後進攻，不料脚還不會立

穩，人已落水，百忙中還不知道兩面來賊，十九死在敵人手內，心正不解，猛瞥見右舷窗檻上，斜倒着兩賊，一個四肢不動，聲息皆無，一個却在厲聲狂呼，說水中敵人暗算，要同黨快些入水對敵，船上燈光外映，剛看出那賊，斷了一腿，另一個更是兩腿均被敵人斬斷，剩下兩條大腿樁，一手抓緊窗檻，已痛暈過去，搖搖欲墜，吃大船一路急駛震撼，忽然卜通一聲，震落水中，被浪頭打去，不禁大驚，心疑方才上來的同黨，必是發現水中，來了強敵，入水應戰，一看兩面，老少四人，若無其事，後艙兩個未成年的少年，正在手指自己，低聲說笑，料知不是好惹，急怒交加，恐下面受傷同黨，也被震落水中，想拉他上來，還未下去，後縱上的一個，業已大聲急呼，說先上船的弟兄，均被強敵，斬落水中，這一驚真非小可，話還不曾說完，水中那條白影，連船都未上，便由水中，踏波而起，竄上蓬來，姜飛見那身穿白色水衣的，面目雖被帽套遮住，看不出來，但是身材比李八公，要矮得多，一算來人，連方才發話的南宮李，至少已有三個，無一不是好手，上來這位中等身材的白衣人，不知是誰，這樣高的本領，料知自己這面，必勝無疑，

三 人魚的神威

沈鴻在前，早就發現賊黨縱上，覺着兩翼賊船，已有十幾條，超出大船之前，看那意思，似想拚着送掉幾隻小船，朝船頭迎面撞來，就勢搶上，這樣便可避開兩面鐵槳，一面再將梭鏢飛叉等暗器，迎頭打到，仗着人多勢盛，就是不能將人打倒，也可鬧個手忙脚亂，主意甚毒，祇爲桑老人，自到烏婆灘，將船頭當中，兩根細鐵樁，扳倒之後，船底兩旁，起了軋軋之聲，船行更快，那兩片又長又大的鐵槳，稍一撥動，船便和箭一般，朝前竄去，兩面波浪，激起老高，水力既猛，船又越走越快，賊船仗着小巧輕靈，來勢急如箭射，雖將大船追上，也費了許多心力，本來他快，人家也快，勉強才得追上，稍一停頓轉折，須要落後，又不敢挨近那兩片大鐵槳，必須作一弓形，左右兩旁，由分而合，遠遠繞出大船之前，然後調轉，迎頭猛衝，在後面兩翼同黨，鏢箭齊施，亂打掩護之下，使對方招架不及，無力兼顧，方可猛撲上去，主意雖然猛惡，做起來却非容易，第一，雙方速度相等，幸是老人，船底渦輪，開得太遲，如早開動，連想追到前面，俱都無望，何況老人此時，已操必勝之權，心中恨極這夥水賊，有心要他好看，假裝力乏，時快時慢，前鋒賊船，剛剛超出五六丈，打算由直而橫，往當中折轉，調頭衝來，就這略一轉折停頓之際，剛往當中，快要合攏，船頭還未調轉，桑老人哈哈一笑，接連兩三槳，船便比飛還快，衝波而進，轉眼便自臨近，江水本急，再被船頭一衝，其

勢越猛，賊船再想調頭，已來不及，稍一遲延，吃那兩片鐵槳掃中，當時傷亡，連船一起打翻，方才吃過苦頭，心胆已寒，那裏還敢冒失拚鬥，慌不迭接連幾槳，作一個反八字形，朝前竄去，等到費了不少力氣，二次超出大船之前，重又由合而分，還未合攏轉身，一片狂笑聲中，一個身材高大，白髮飄蕭，面垂銀髯，長達尺許的白衣老人，已握着那又長又大的鐵槳，接連幾個起落，衝風破浪，二次追將上來，槳長人大，獨立船頭，滿頭鬚髮，一齊蓬飛，迎風狂笑，神威凜凜，那大一條船，在他獨力操縱之下，急如奔馬，身後還立着一個一手持劍，一手拿着寒光如月，上面附有鈎環兵刃的少年英雄，飛又暗器，打將上去，吃他略一縱跳舞動，相繼打飛，多半還要反擊過來，不傷人，也傷船，老人祇管運槳如飛，一任飛叉鏢弩，兩面夾攻，因有少年，隨時招架，一件也未打中，始終神色自如，若無其事，偶然閃避，也是正在打槳，或前或後，眼看打中，不知怎的，會由頭面身旁，斜飛過去，相差至多三五寸，連鬚髮也未傷到一根，端的威風凜凜，天神也似，明知勁敵，對方如無把握，不會這樣安然自在，又見同黨賊船，紛紛相繼傷亡翻倒，水中追逐的同黨，始終不見一人出水，這樣快船，想將船底攻穿，本是難極，看上去決無指望，休看人多勢盛，祇有自己吃虧，敵人始終未現絲毫敗意，想起心寒，無奈這爲首幾個頭目，上來把事看易，雖經賊頭警告，依然驕狂輕敵，

非但爭告奮勇，反覺共祇一船兩人，何必這樣大舉，如非有人力勸，首領法令太嚴，至多帶上十幾個同黨，便趕了來，一見這等利害，大出意料，雖在同等狂呼怒吼，倚勢逞強，初上來的銳氣，業已去掉多半，一見大船，又快衝到，沒奈何祇得往旁竄避，幾次過去，料知敵人，有心作弄，前面便是大寨，不拚死命，多少佔點功勞，實在無法交代，情急心慌，越想越恨，這次改作互相招呼，不再搶先貪功，各領一隊，長蛇也似，儘先拚命，往前馳去，抄出大船十丈以外，方始由分而合，撥轉船頭，對面衝來，滿擬敵人，必和方才一樣，重又加急趕上，後來看出，敵人好似時久力竭，船行已緩得多，否則，自己也不會抄出這遠，同時，又見後面同黨，已由直而橫，紛紛側轉船頭，朝大船攔腰衝去，每面均有十來人，縱向船舷之上，爲首這幾條船，也與敵船，正面相對，轉眼就要撞上，靠近前頭的兩翼同黨，飛叉鏢箭等暗器，業已暴雨一般，同聲怒吼，紛紛朝船頭兩人打去，正在發威怒吼，準備迎頭撲上，沈鴻看出敵人，四面包圍，業已成功，兩旁暗器羣飛，前面賊船，迎頭衝到，就要撞上，同時發現兩舷，各有十來個賊黨，業已縱上，老人神態動作，依然未變，心中一驚，方覺難於兼顧，正怪姜飛，不應走開，否則，也好一些，一面舞動一輪一劍，朝賊反擊，一面提醒老人，想說，賊黨已快撲上船來，待要回身迎敵，剛一開口，便聽老人，低聲急語道，老弟莫管後面，自有

人來，收拾他們，你幫我留神前面來賊，如真被他竄上，打他幾個下去，省得我老頭子，拿鐵槳打賊費事，雖然這類狗賊不經打，到底近來，年老力衰，事完之後，又要養上好幾天，前途還有好幾百里水程，才到家呢，我和賊黨，仇恨越深，我祇一個孫兒，懶得和他嘔氣，且等他們總賊頭，惡貫滿盈，我再和他去算總帳，省得小孫孫，硬要跟去，多耽心事，二人正在問答之間，先是兩舷羣賊，紛紛落水，雖有三賊，竄上蓬頂，水底白衣人，已有一個，跟踪竄上，一言不發，便動起手來，沈鴻因聽老人之言，專注前面來賊，沒有回身，忽覺暗器，祇剩一面，右側一列賊船，忽然少了三條，是超出自己船頭，在鐵槳打擊之外的，業已不見，落在後面的，因恐鐵槳打中，又受不住那水力衝激，相隔少說也有三丈，根本暗器不能打中，祇聽兩面賊船，呼哨吼叫之聲，暗影中也未看出，跟着，又見右側，抄出船頭前面，連用鏢弩飛叉亂打的兩條賊船，不知怎的，忽然連船帶人，一齊翻落，兩邊暗器，一齊停止，忙中回顧，瞥見船蓬頂上，敵我四人，均不知去向，前面賊船，已有五條當先，作五梅花形，剛剛衝到，相隔不滿一丈，來去都快，轉眼撞上，心想，老人不能停手，賊黨暗器，業已迎面打來，好在兩側無事，大隊賊船，尚在後面，還未趕到，恐老人恃強受傷，意欲暫時先顧前面，剛剛飛身一縱，落向老人前面，船頭邊上，恰巧兩柄飛叉，相繼迎面打到，沈鴻雖聽老人警

告，能不動手，不要動手，最好莫被敵人，照了面去，一個看出形貌，賊黨人多，到處是他耳目，將來狹路相逢，難免受他暗算，但和姜飛一樣心思，覺着中途，還要易容變貌，就被看破，也不足慮，對於桑氏祖孫，又有好感，心生敬佩，意欲結納。再說同船共載，也應安危與共，該當出力，上來便施全力，就勢用鎖心輪，反擊過去，當頭一條最近的，是個久經大敵，人最凶惡的頭目，地位祇比吳賊稍低，本領最高，乃爲首諸賊中的主腦，人最貪功，這樣窮追圍攻，便是他的主意，所發飛叉，也與衆不同，長還不到三尺，通體純鋼，鋒利無比，連柄也極尖銳，力重叉沈，百發百中，見兩船隔近，老人仍在揮槳急駛，并無迎敵之意，滿擬一叉，便將爲首強敵桑老鐵，打個透穿，老的一死，剩下三個小的，手到擒來，任憑慘殺洩恨，忽然瞥見兩舷同黨，紛紛落水，蓬頂縱上三賊，剛剛對面，便被一白衣人所殺，連尸首打落江中，人也跟踪竄入水內，心中一驚，反更憤急，這原是同時發生，轉眼間事，共總不過幾句話的功夫，兩船相去，已祇丈許，那賊性最凶暴，瞥見同黨，又在紛紛傷亡，大船燈亮，又在正面，急切間，還沒看出船頭兩側，用暗器亂打，掩護進攻的賊船，又有幾條，被敵人打翻，人都送命，自覺回去無臉見人，暴怒如狂，便將手中蓄勢待發的一柄飛叉，照準大船打去，旁邊還有一船，也是一個有名水盜，同樣貪功，見他手持飛叉，蓄勢待發，意欲搶先下手，也將

手中飛叉，朝前打去，二賊同一目標，恰被沈鴻，連人飛過，搶到船頭，一輪反擊過去，本應各回來路，也是那賊，惡滿該死，做夢也未想到敵人兵器，如此利害，這樣長重鋒利的暗器，竟會倒打回來，剛瞥見船頭之上，人影飛落，錚錚兩聲急响，火星飛濺，祇閃得一閃，還未看清，便聽颯的一聲，迎面飛來一條黑影，料知不妙，想避無及，先被同黨的叉，反擊回來，打中前胸，負痛怒吼，仰倒船內，本就受傷不輕，身還不會落地，爲了身後划船的，也是好手，不知變出非常，往前一衝，船還不會接到，那賊所發鋼叉，已相繼打來，其力更猛，竟被穿腹而過，奪的一聲，連下面船板，也被打穿一洞，祇剩叉頭，露出肚皮之上，大船再往上一撞，當時將船撞碎，連後面那賊，一齊落水，旁船賊頭，動作最快，祇顧貪功，發叉之後，見船隣近，也不管打中與否，就勢冒冒失失，往上縱起，手中還舞着一片刀花，人還不會落向船上，便吃沈鴻一輪打去，將刀鎖住，跟手一劍，揮爲兩段，上面反手一輪，下面一脚，踹落水中，知道前面，還有十幾條賊船，業已湧到，正待迎敵，忽聽老人笑呼，老弟不必費事，且看我這兩位老友の威風，沈鴻聞言，前後一看，不禁大喜，原來船頭前面，相隔數尺的水面上，突然冒起兩人，都是一身白色水衣水靠，身材一高一矮，由船頭兩側，竄將上來，騰躍驚濤駭浪之中，宛如兩條大人魚，每人手裏，都拿着一件能發能收，可長可短的奇

怪兵器，前頭形似一個鋼鑽，後面筆直一條，把手一揚，便可打出兩丈以外，兵器却未脫手，看去好似一根細長條，筆直射出，并非暗器一類，也未帶有練條，前頭鋼鑽，長約二尺，鑽後附着兩根似又非叉的鈎刺，尖端上，不時還有兩三寸長一溜寒星射出，等到收將攏來，連那護手的柄，通體不過三尺多長，長蛇也似，伸縮不已，靈活已極，手指之處，賊黨不死必帶重傷，左手還拿着一把，似劍非劍，又長又仄，寒光閃閃的鋼刀，也是鋒利非常，祇往水裏一鑽，晃眼之間，忽在後面追來的賊船前面冒起，用刀一揮，船頭賊黨，首先送命，左手那件奇怪兵器，再朝船後一揚，另一搖船的水賊，也當時畢命，跟着，人又鑽入水中，動作輕快，形踪飄忽，出沒無常，略一隱現之間，至少必有一船兩賊，翻倒水中，船頭祇一撞上，決無幸免，共祇兩人，那多賊船，被他縱橫江面之上，往來截殺，不消片刻，便去了三分之一，前頭來那十幾條賊船，除爲首五船，才一照面，便紛紛人死船翻而外，後面十來條，也被去掉一多半，祇剩最前面的三條賊船，好似看出不妙，連船頭也未及撥轉，便接連兩槳，往斜刺裏，忘命逃去，二人祇願隨同大船前進之勢，各當一面，出沒洪濤之中，分頭襲殺，先是月黑天陰，風高浪急，船旁浪花如雪，湧起老高，這兩個着水衣的異人，動作神速，人數又少，最後面的賊船，不會看出，又因姜飛，桑盆子，業已聽說，當夜除却途中路遇的一老一少而

外，還有一位隱迹多年的老俠，也跟了來；越發心喜胆壯，二人的暗器，又準又急，後面的賊船，稍爲追近，便被打傷，女俠南宮李，更是家學淵源，把千里江流，百丈驚濤，視同平地，早就隱在舵後，老少三俠，都恨極這般水寇，故意要使一敗塗地，先給君山賊頭，一個警告，去掉他一些瓜牙羽翼，便沒有當夜劫殺桑氏祖孫之事，早晚也必發動，經此一來，下手更快，老早起來，尾隨船後，一到烏婆灘，先將水底用鋼鑽攻船的十幾個水賊，相繼除去，有意要使賊黨難堪，給爲首賊頭，看個利害，便不能當時一網打盡，先殺他一個落花流水，爲江中行旅，出口怨氣，也是好的，因此隨船前進，并不出水動手，後面的八九十條賊船，已快將大船包圍，準備四面夾攻，兩旁也各有十來個水賊，縱到船上，這才大怒，不等船到九王灘賊巢前面湖口，便自分頭動手，老少三人，分當一面，二老俠各用寶刀，由水裏橫掃過去，將上船水賊的腿，一齊斬斷落水，一個竄上船頂，把先上來的三個頭目殺死，再往水中殺賊，一個已早搶往前面，跟着，雙方會合，一同下手，南宮李和盆子，幼年曾住一起，感情頗厚，想偷聽他和先遇兩少年說話，忍不住插口說了兩句，人便現身，也和前面二老俠一樣，深知這夥水賊，都是窮凶極惡，無一善良，全數殺光，也是應該，本來武功水性，均極高強，那身魚皮水靠，又是刀槍不進，不怕敵人暗器亂打，一到水中，便施展本領，縱橫賊船叢中，

雖沒有前面二老利害，但是船上，還有兩人相助，賊黨竟被殺了一個落花流水，後來看出利害，內中二十多個能手，紛紛縱入江中，意欲以多爲勝，上前夾攻，那知對方，年紀雖輕，本領却是驚人，這樣猛的水力，竟能在水中，用暗器傷人，賊黨連傷了好幾個，對方連衣角，也未掛破一點，兩翼賊船，業已紛紛傷亡翻倒，所剩無多，先還不覺，後見落水的人，無一冒起，船也隨流飄去，前後一看，自己連人帶船，越來越少，就這片刻之間，去掉了一小半，內有幾個機警一點的，因見大船，始終未停，還是原樣，反比以前，慢了一點，因未看出爭鬥之迹，有兩個看見的，未等發話，業已入船同盡，心雖驚疑，有些驚覺，還不知道怎會這快送掉，正在分別警告同伴，猛瞥見前途暗影中，燈光一閃，又有一船兩人，翻落水中，被浪打去，并聽慘號怒吼之聲，才知敵人并非祇守不攻，等候挨打，暗中還有極利害的能手，藏在船上和水中，否則，這般久經大敵，成名多年的同黨，怎會人影不見，便送了命，敵人船上，始終燈火通明，除老少二敵，操舟掌舵外，祇有兩個少年，幫助招架暗器，始終那麼鎮靜，心方一慌，忽然雲破月來，目光到處，首先發現兩條大人魚一般的強敵，出沒縱橫於萬頃急流之中，穿浪如飛，賊船撞上就完，最利害是，來勢又巧又快，時東時西，似隱似現，專朝當頭賊船，一個接一個，殺將過去，多是一閃即隱，前頭一條賊船，便自船翻人仰，

隨流飄去，有的連聲都未出，便送了命，再看後面，祇剩二三十條賊船，到有一多半，祇剩一人，搖船趕來，前頭同黨，似已入水，兩翼同黨，更是凋殘，大船一慢，大家都想由兩翼搶上，沒想到一到船前不遠，還未往當中合攏，便送了命，初上來那麼凶威猛惡的鉗形陣勢，業已零零落落，斷續相間，後面賊船，更是前面的人入水，還不會上來，後稍敵人，暗器又極利害，料知不是好兆，既想保人，又想保船，一個個心慌意亂，不約而同，抄向兩翼趕來，陣法本就散漫，猛又瞥見殘月光中，有兩條賊船，一個向前飛逃，一個往側竄去，離船各有十來丈，忽然同時發出形勢險惡，令衆速退的，緊急信號旗花，才知凶多吉少，越發心慌，一陣大亂，正在互相吶喊驚呼，各發信號警告，速照寨中平日演習的陣勢，先分後合，急速離開強敵，避免傷亡，另向右側會合，一面尾隨待援，等到追近湖口，自家大隊人來，再行合圍夾攻，報仇洩恨，內有兩個頭目，正在連聲狂呼，說總頭領，必已全軍出動，連截江鎖都已放出，不怕老狗小狗，逃上天去，仇敵船上下，均有埋伏，諸位弟兄，不可輕敵，話還不會說完，後面打槳的人，心慌手亂，稍爲緩勢，船便落後了些，大船恰巧駛過，盆子因南宮李，入水之後，水賊紛紛縱下，人數甚多，恐其吃虧，相隔又遠，後雖見他，不時露出水面，知未受傷，心仍不放，本來有些發急，瞥見右側，退下兩船，正舉號燈亂晃，口中吼叫不已，

心裏有氣，又聽說是截江鎖，業已放出，知這東西，乃是賊頭攔截江船的利器，乃是好些鎖形浮木，交叉做成，互相連成一長條，上面除却各種專傷行船的鈎刺之外，還附有好些竹木排，旁設刀輪，并有好些手持飛叉鏢弩的賊黨，專朝來船亂打，凶惡已極，吳賊平日借口，防禦身家，和當地人民的身家財產，每隔十天半月，必要出現一次，自稱所有賊黨，均他約集當地人民，練成的水陸鄉團，光天化日之下，公然當衆發威，指揮演習，毫無顧忌，附近文武官府，反更對他恭維，稱爲義士，其實，當地祇他一家大財主，除却手下同黨，和仰承鼻息，做他耳目的商人老百姓，那有什麼財產身家，因這東西，又長又大，輕不出動，爲了江面太寬，偶然演習，也祇二十來丈一條，真個截江斷路，連小船都不能過的全部演習，每年共祇一次，自己還曾見過，端的利害已極，鎖後并還附有火攻，照此形勢，不是奉有君山賊頭之命，把自家當作深仇大敵，不會這樣大舉，眼前雖然得勝，前途仍是危機四伏，一時情急，脫口急呼，二哥，這兩個小賊頭真個可惡，可惜相隔三丈，我這鐵蓮子，恐打不中，話未說完，姜飛看他，忽然急怒，祇當那兩個賊頭利害，話都不曾聽完，便將手中鋼丸，連珠打去，姜飛近得王鹿子傳授，功力越高，尤其那幾件暗器，更是發無不中，利害已極，再遠一點，賊黨也難幸免，況又連珠發出，這兩個小賊頭，本就不能免死，事又湊巧，水中羣賊，仗着人多，

雖然傷了幾個，下餘一些本領較強的，還能相持，不料被前途二老看出，分了一人，由船底趕將過來，祇幾照面，又傷了好幾個，餘賊看出利害，四下分逃，南宮李剛追一個水賊過來，將其殺死，冒出水上，正好發現那兩條賊船，內一賊頭，剛被姜飛打倒，吃南宮李，就勢把小船一扳，前後二賊，連船翻落，又朝另一賊頭撲去，祇一照面，便爲所殺，連那搖船的賊，也因事出意外，心慌太甚，不敢迎敵，剛竄往水中，便吃敵人追上，一劍刺死，經此一來，羣賊中的幾個好手，十九傷亡，下餘雖然也是一些有名巨賊，比沿途那些另星水寇，要高得多，到底性命關頭，不是兒戲，一個個不等招架，便分頭逃去，轉眼散光，除內有幾個最凶惡的，被二老俠，看出來歷，追上除去而外，殘餘祇剩二三十條賊船，多半祇剩一人，見此形勢，心胆皆寒，紛紛落荒，往四面逃去，沈姜二人，見世上竟有這樣水性高強的異人，好生驚奇，正想和主人說，請其上來相見，姜飛忽聽桑老人，在前面大聲呼喊，趕往一問，老人笑說，我們事還未了，方才李尙二老友，故意放走三條賊船，也許是想激怒首惡吳占魁，引他出來伏誅，前途形勢，祇更凶險，雖然此關闖過，掃却君山水寇一條臂膀，有這兩位異人相助，決不致於敗在他的手裏，但是賊黨，人多勢盛，到處都是他的黨羽，我和二位老弟，不會詳談，雖知令師，必是劍俠中人，也許與我老頭子，還會相識，但是我和令師，并無深交，

雖然蒙你不棄，一見如故，又這樣看得起我那孫兒，到底你們，奉有師命，不便多問，我雖不知所辦何事，但我料定你兩弟兄，決非全是爲了回鄉掃墓，內中必有隱情，也許就與這般惡賊有關，難得頭兩次動手時，人不曾醒，後來出手相助，我那老友，和內姪孫女，恰又同時出現，天陰多雲，大約未被賊黨看破，你二人均不會水性，本領雖高，無法施展，前途雖有一場惡鬥，我們決不會容賊黨上船，你們身有要事，最好守在艙中旁觀，莫再出手，就有賊黨，方才看見，也必當你，是我老友一路，相隔這遠，近一點的賊黨，無一活命，遠的決看不出，正好隱瞞過去，你看如何，二人本來謹守師言，同時看出這三老兩少，均是能手，盆子雖然年輕，本領稍差，也打得一手好暗器，水裏功夫，想也不弱，師命謹祕，有好些話，不能明言，前途雖可改變年貌，并許不止一次，但是不會水性，賊黨不上船來，無從施展，何必多事，桑老鐵前輩高人，一番好意，也不應該辜負，忙卽恭敬應諾，笑說，後輩雖在恩師獨手丐席泗先生門下，入門日淺，并未盡得師傳，初上船時，不知老先生，前輩高人，許多失禮，還望原諒，多加指教，前面兩位老前輩的姓名來歷，可能見告麼，老人笑答，新起少年，像你兩弟兄這樣的，我從來不曾見過，真個難得，席泗兄雖祇數面之交，他平日游戲風塵，我所深知，你弟兄二人，這樣從容謙和的氣度，如此少年老成，手又似持有俠尼花明獨門兵器，我知花

大師，祇有三個男女弟子，山門已闕，不應又有兩個，何況他那鎖心輪，共祇一付，連大弟子，都未傳授，業已賜與兩個姓萬的小兄妹，此人也是我一去世老友的子孫，怎又落到你們手內，實不相瞞，初發現時，不是你們人好，幾乎多心，疑是搶奪來的呢，你和令師，性情言動，決不相同，尤其是沈賢姪更不像，他從來不肯收徒弟，竟會收了你們兩個，豈非奇事，這麼一說，我已明白好些，無須多問了，李尙二老，和秦嶺諸俠，多半相識，另外還有一位，也是我的老友，他們來歷姓名，暫時不便明言，將來自會知道，方才你們，這一出手，李八公又會見過一面，必對你們留意，再如相遇，必能得到照應，你祇記住前途，如往荊門山附近，不問水陸兩路，如其遇見一個與李八公年紀身材相仿，耳後有一串紫葡萄肉痣的老人，祇可設法親近，不可輕慢便了，說時，舟行越慢，老人并將雙槳放下，一面忙着說話，二次將帆張起，風向雖然稍轉，并非順風，那帆共有三面，桅桿剛剛立起，也與先前不同，被風一兜，宛如三付三角形的大網，斜向一旁，老人也不許人相助，一邊做事，一邊說笑，遙望前途，天水相接暗影中，方才所見流星信號，已接連不斷，起過了好幾次，大半輪月影，正落前方，相隔水面已近，殘光斜照，洪波浩渺，江流奔騰，暗影沈沈中，前途天邊，好似橫着一條黑綫，那一道接一道的流星信號，便由黑綫之上，向空飛起，先逃的三隻賊船，已一先兩後，三路分

逃，沒有踪影，這一帶江面又闊，正當漲水時候，越發一望無邊，不是事前知道，幾疑前途，橫着一片陸地，以爲老人，深夜行舟，鐵槳長大沈重，時久力乏，大敵當前，意欲稍爲休息，準備惡鬥，耳聽後艄，女子笑語之聲，知道南宮李，業已上船，那兩位老俠，却不知何往，兩面探望，雙槳一停，浪花不飛，風又小了一些，江面上，祇有波濤滾滾，并無人影，方想，此時離賊尙遠，二老怎不上來休息，忽見前途，橫亙波中的黑綫上，紅龍也似，起了一道火牆，略現卽隱，底下祇剩一列三數十點火光，隨同波濤起伏，閃動隱現，料知賊黨，決不在少，正想探詢，忽見南宮李，摘下頭上皮套，由船舷邊上馳來，朝沈姜二人，略一點頭，笑說，二位太公說，太姑爹多年不會用那鐵槳，不願叫你，再和賊黨動手，事情也還不到時機，業由水中，趕往前面，也許狗強盜屈服，自認晦氣，好好過去呢，桑老人面色一沈，氣道，這又是你八太公的主意，他兩弟兄，前三年如肯聽我的話，那有今日之事，不知有多少人，免得受害，如今賊已養大，事情越難，固然我祖孫二人，暫時可以無事，這些可憐的行旅，要到幾時，才可好好往來呢，南宮李接口笑答，太姑爹，不要生氣，聽二位太公商計，說此時做得太凶，吳占魁這惡賊，雖可除去，但有好些妨礙，如今兩湖一帶，水陸兩路，盜賊太多，憑我們老少幾人，決難全數消滅，逼得太緊，使各路巨賊，連成一片，更是討厭，上月聽說，那危害

江湖，凶殘無比的君山大賊頭，至多在這一半年之內，便非伏誅不可，來時尚太公，本也激動義憤，打算一網打盡，後經仔細盤算，決計上來，去一個，是一個，到了前途，相機行事，吳賊如知利害，暫時率性放寬一步，內有好些深意，要等事完細說，就知道了，桑老人聞言，略一沈吟，面上忽現喜容，朝沈姜二人，看了一眼，笑道，這樣也好，李尚二老，業已去往前途，吳賊今夜徒黨，傷亡太多，雖然恨毒我們，事前不曾想到，驟出意外，他大片基業在此，決不敢再和我硬拚，天又快明，風頭已轉，率性將大帆張起，作為無事人一般，緩緩前進，走到那裏，也差不多了，南宮李忙道，太姑爹，這樣一做，我們就沒有好戲看了，聽說吳賊，自從他那姪兒吳梟，近年勾結了兩家富紳惡霸，聲勢越發浩大，手上賊船，有好幾百，代他做生意，往來江湖的大小舟船，更不計其數，他那截江鎖，放將出來，宛如一道水城，這闊一片江面，竟被截斷，上面有寬有仄，每隔一段，便有一條鐵練連繫，當中空出丈許光景，水中設有各種刀輪鋼鑽，隨着江流，急轉衝擊，不知道的船，無論多麼堅固，祇一撞上，不是截斷衝沈，便是被那水中的飛龍爪抓住，休想得脫，利害已極，那些形似木排的水堡上面，除却埋伏的賊黨，刀，矛，弩箭，飛叉之類，密如飛蝗，無人能擋，并有大蓬火箭水雷，便是鐵船，也經不起他一擊，但是此賊，假裝富紳，這些殺人劫貨的凶器，平日還要裝成專為

保全那一帶人民身家之用，其實，所居小沙湖九王灘，方圓數百里內，不論水陸兩路，那有一尺之土，真是人民所有，還不是他這不滿十年，強搶凶殺，巧取霸佔，得來的不義之財，有了這大家當，心還不足，終年用盡心機暴力，壓榨侵吞，到處擄搶，實在罪惡滔天，應該叫他知道一點利害，非但此船不應捱到事完，人家撤退以後，再走過去，最好還要把你老人家當年南海飛鵬鐵翅子的威力，用這兩片鐵槳，施展出來，叫他見識見識，并在二位太公，用飛鯊刺，和那白虹寶刀，斬開開路之時，衝將過去，自顧自走我們的船，留下二位太公，和他理論，讓我們幾個小人，開開眼界，才是快事呢，姜飛在後艙，早聽南宮李和盆子，說過敵人利害，和那聲勢之盛，又知那兩個惡霸仇人，和君山水賊巢穴中的佈置，也與吳賊，大同小異，并還更加利害，心想見識，以爲前途打算，見老人此時面容，分外和善，口氣稱呼，甚是親切，忍不住也從旁請求了幾句，老人見沈鴻，在旁靜聽，一言不發，似想心事神氣，笑道，你們祇當好玩，可知仇敵人多勢盛，黨羽又多，今夜之敗，乃是驕敵疏忽所致變，我們人少，多大本領，也是不行，似這樣見風收蓬，得好就收，留等時機成熟，再去除他，方爲上策，我們共總幾個大人，還有兩個不會水性的，能够將他鎮住，前途雖有賊黨，也是跳梁小醜，不足爲慮，我們祖孫二人，連你們才祇老少七個，居然殺傷許多賊黨，容容易易，衝出重圍，已是

幸事，如何這樣輕敵，你當真個容易的麼，南宮李還是不聽，抱着老人肩膀，一味軟磨，說這般水賊，實在萬惡，非叫他看點利害，以後才不致於這等狂妄，欺人太甚，我們至多過船時節，不去打他，祇顯一點身手，有什相干，老人微嘆道，孫娃子，你真看事太易了，聽你口氣，定是盆子鬧鬼，自己不敢和我明言，支使你來磨纏，你可知道驕敵必敗，我雖祇走這一趟，便這條船不賣掉，也必藏起，不到太平年月，不會出世，也許爲了今日之事，還要多尋點人，與賊一拚，并不算完呢，方才我已想過，強敵當前，不是退避，不去招惹，便可了事，何況雙方，既是仇敵，你不打他，他必打你，動手如慢，捱打更凶，譬如前面一夥強盜，正在殺人放火，眼看到了我們面前，不想方法，聯合衆人，將他打退，祇顧坐聽宰割，連正眼也不敢看他一下，還陪着個笑臉，戰兢兢等他下手刼殺，豈非蠢牛麼，不過，我祖孫滿門孤弱，也要有個打算才是，并非我老頭子自負，如在江湖裏面，多麼利害的賊黨，也非我的對手，陸地之上，我老頭子，便無把握，反正仇敵與我，決不并立，我已打好主意，回到家中，稍爲佈置，便去尋人，到了今日，已不是祇做自了漢，便可自保，怕并不怕，無非不願，虛張聲勢，使強仇大敵，多出一種戒備，將來下手較難而已，既這等說，隨同李尙二老，斬關斷鎖而過，固是不必，照樣順風揚帆，稍爲走快一點，到了前途，仍由我老頭子，賣點力氣，打槳而過便

了，說時，前途那列橫亘天邊的黑影，已越走越近，燈火照耀中，上面人影往來，已可看出，遙聞吶喊之聲，隱隱隨風送到，大船一慢，方才那些逃走的賊船，也各由兩旁繞走，齊往前途，飛逃過去，不時并有信號流星，飛舞在殘月疏星，水天溟茫之中，方覺聲勢越緊，遙聞三聲號炮，接連又是好幾枝流星火箭，向自己這面射到，曳空而來，雖然相隔尚遠，便自落水隱滅，因其火星，飛瀉甚長，并有別的信號，相繼發出，五顏六色的星雨，在前途水天交界處，滿空交織，已是好看，炮响才止，倏地燈火通明，那樣寬的江面，竟被火光橫滿，看去宛如一道火城，橫亘江中，加上吶喊示威之聲，越發顯得驚人，李尚二老，早已趕往前途，估計應該早到，可是羣賊，正在耀武揚威，好似并無一點警覺，也不知二老下手沒有。

四 截江開鐵鎖浪花如雪火龍飛

桑老人原是四十年前，縱橫南海，專和外洋海賊，和那倚勢欺人騙奪中國商民財貨的洋商作對，外號南海飛鵬，又叫鐵翅子的有名俠盜，真名商狄，父子二人，憑着一身神力，一雙鐵槳，出沒海洋之中，專和許多假稱洋商，實則海盜的異族惡賊爲仇，因其天性義俠，對於那些將本求利，冒着風濤危險，飄洋過海的中國本分商民，固是盡力保

護，決不取他一草一木，便那外洋來的正式洋商，祇要所帶，不是毒害本國人民之物，問明之後，也是一體放行，決不侵害，來船如是海盜偽裝，無論那船多大，人數多少，也必仗着神勇機智，想出種種方法，或明或暗，將他除去，撞上決不輕饒，沿海商民，尤其是那些常受外賊侵害的漁船，無一個不對他父子，感恩戴德，敬愛非常，爲了能得人心，一任官府得了外賊賄賂，千方百計，搜捕危害，在大衆商民，掩護之下，到處都是他的耳目親人，不是官兵敵人，還沒有到，就先就聞風遠颺，并且事前事後，還要將機就計，多少給敵人吃點苦頭才罷，便是明明人被四面圍困，衆寡懸殊，不論去捉他的人，多高本領，兵刃火器，多麼利害，結果仍是撲空，蹤影皆無，這些內賊外賊，祇管勾結得好，心機狠毒周密，不知他和近年湯八夫婦一樣，爲了人心傾向，到處有人，明暗相助，本身又是智勇雙全，機警無比，即便對面相逢，眼看就要擒住，在衆人掩護之下，人已溜走，簡直以爲他是一個會有法術的怪物，數十年中，不知救了多少人，做了多少義舉，祇管仇敵，恨之入骨，從來不會失風，老的更連傷也不會受過，後來商狄之子商哲，中年受傷，家人妻子，再三苦勸，心想，由十六七歲起，便在海洋中，殺賊濟貧，專管不平之事，如今年逾六旬，眼看國事日非，天下荒亂，民不聊生，當初又錯了主意，祇顧仗着本領，自命英俠，雖然做了不少義舉，能得人心，忘了一人之力有限，

未將沿海這些人力，團結起來，率性起義造反，推翻朝廷，作那根本打算，結果費了數十年心力，出死入生，受了許多年風險，一事無成，沿海商民，還是不免苦痛，自己也照應不過來，內地人民，更不必說，如今年已老大，再要圖謀大業，已是力不從心，最重要的幫手，又祇這個獨子，和幾個同門師兄弟，不是受傷，便是中途隱退，想想灰心，再經家人，苦求力勸，於是改作明哲保身的主意，退隱湘江漁村之中，以諧音改易姓名，化名桑鐵，初回來時，本想隱居荊門山中，耕種度日，因不捨得所造好船，帶回的一隻更好，天性又喜勞作，稍爲多休息幾日，心身便不舒服，又不耐在家悶坐，商哲見老父天性喜動，不喜靜，於是改在湘江居住，家人種地，父子操舟，始而往來川湘，和長江中流一帶，裝載客貨，父子都是義俠心情，祇管洗手隱退，遇見不平之事，忍不住仍要伸手，時候一久，被江湖上人看出，因商哲再三請求，不令乃父，親自出面，中間曾有幾次驚人義舉，名聲重又傳出，那一雙鐵槳，雖不肯當人施展，但是終年，橫在船舷之上，人又姓桑，於是老少雙鐵槳之名，傳遍江湖，商哲在日，對人和氣，本領又高，爲了父母年老，不肯輕易樹敵，江湖上人，多半相識，頗有情面，先都當他父子，暗作沒本錢的生涯，時候一久，看出不是，祇是老的天性强傲，不對心的商客，給多少錢，也不肯載，如其投機，決不計較，并還盡力相助，有那窮苦的孤客，被他看中，分

文不取，還要供給飯食盤費，於是連這般吃冷水飯的人，也都對他父子敬重，自然商哲死後，老的雖然回到中土，從未出手，沿途水賊，先是成了習慣，總覺他不是好惹，就算老的，年老無能，照商哲爲人，江湖上總有不少親厚知交，吃他不準，不願爲此樹敵，後見老人，也頗知趣，明明那船，看去不大，艙底極深，可載不少貨物，他却載人而不載貨，就載也是自家有限本錢，爲了種田，不够用度，自運一點土產，謀取衣食，不值大舉，一向相安，近年也是人太窮苦，加上大賊吃小賊的結果，連做這沒本錢的買賣，也常混不上衣穿飯吃，那些有名的巨賊水寇，雖將各地江湖水路霸住，明劫暗搶，無惡不作，爲了保持他那窮奢極慾，不勞而獲的豪富生活，對於威信，看得最重，最恨人犯他規矩，覺着我看在你兒子份上，容你自家往來行舟，已是天大恩厚，你平日連點孝敬都沒有，本就該死，如何還要多管閒事，把我所劫的到口肥羊，偷偷運送過去，本就痛恨，想要下他的手，事有湊巧，新近桑老人，連救了幾次本份商客，已犯羣賊之忌，這日，吳賊寨中，又來了兩個由福廣新結納的老賊，內中一個，恰是老人父子，昔年的強仇大敵，先是與外商外賊勾結的有名海盜，被老人父子，洗手前一年，打得慘敗，逃往外國，一去多年，方始回轉，年紀已有六十以上，因這類特製的船，不止一條，都有兩面鐵槳，別人雖划不動，却可用來鎮壓風浪，人多一樣可用，當初共有十幾

條，洗手時，分別送人，未全帶回，經過二三十年光陰，沿海一帶，還殘餘下兩隻，業已易主，那老賊名叫洋裏蛟韋一，比老人小二十多歲，事隔多年，祇當仇敵已死，否則，對頭正當勢盛之時，怎會忽然散夥，老人手下徒黨，均極忠心，連對家人子孫，都不肯吐露機密，訪問不出，也就罷了。這次經人引見，被水寇吳占魁聘去，無意之中，談到此事，同時，吳賊想起，乃父和堂兄君山水寇吳梟之父，昔年便是死在這隱名盜俠，南海飛蓬鐵翅子手下，彼時，自己叔侄二人，俱都年幼無知，吳梟更是三歲幼童，等到大來學成本領，託人打聽，均說敵人，業已帶了手下徒黨，前往海外島上，自立爲王，重洋遠隔，如何前往，由此便就擱下來，當時咬牙切齒，怒發如狂，正傳密令，準備報仇洩恨，老人偏是義俠心腸，明知所做義舉，最犯賊黨之忌，遇上那些善良商客，性命關頭，照樣忍不住，還要護送過去，這次，由洞庭往老河口，又救了一船人命財貨，君山水寇吳梟，恰在事前命人通知吳占魁，說那幾個商客，所帶財貨，還在其次，最可恨是，內有兩人，口發狂言，說他所帶貨物，雖不十分值錢，都是公平交易，血汗換來，遇見鼠賊，情願拋入江中，都不能便宜強盜，并怪往來客商，太不齊心，與其去向強盜進貢，不如多請能手，多備武器，結隊而行，和賊硬拚，祇要幾次將賊打敗，路便平安，免得物價高漲，商民苦痛，還有危險，再要將賊除去，更可一路平安，

等語，這兩人實在可惡，無論如何，也要將他擒往總寨，慘殺示衆等語，不料對方做得巧妙，仗着艙底，設有機關，可深可淺，竟將這一船客貨，在大白日裏，公然偷運過去，不算，最可氣是，到了湖口，公然停泊，命隨舟幼童，去往鎮上買酒，停有個把時辰，方始從容揚帆而去，船上共祇祖孫二人，和自家所運一些不值錢的土產，那船外表看去，吃水不深，誰也不會想到他那艙底，會藏有八九個商客，和許多布疋，想是天氣晴暖，艙底氣悶，剛離湖口不滿十里，人便鑽出了好幾個，不是有一賊船，和他對面撞見，看出他那船上，有幾個客人，正在吃酒，還不知道，就這樣還拿他不定，隔了半日，忽接君山那面，沿江飛報，和姪兒的火箭傳令，才知這一船商客，又被護送過去，想起當日，如非老賊韋一，力說仇敵利害，不可輕視，非要準備停當，才可下手，自己又是附近各縣的惟一富紳，對方祇得老少二人，本領又高，日裏動手，雖不致敗，被他打傷幾個，或是逃走，非但仇報不成，還要丟人，并要露出馬脚，連累名聲，好在對頭每月，總要經過一兩次，早晚網中之魚，不怕他飛上天去，沒想到被他瞞過，總寨主雖是自己侄兒，法令素嚴，自己又非他的胞叔，早已嚴令攔截，不令這些商客漏網，爲防改走旱路，連陸地上，也到處派人，傳令劫殺，不是對方，掩藏得巧，不等起身，已早下手，吳梟爲了這些商客，零星化裝上船，半夜逃走，派去的頭目，事前被對頭祖孫瞞過，還

當時斫掉一個，幸而知他，性太凶暴，在未擒到仇敵以前，不敢冒失，沒有向他送信，說這姓桑的，是他殺父之仇，否則，事情更糟，如何不急，因知仇敵，機警絕倫，當時傳令沿江賊黨，由湖口起，設了好幾處埋伏，并還通知沿海水賊，不論是誰，祇將此兩人一船，劫到手中，均有重賞，爲防事前警覺，前途祇到望娘灣爲止，連老河口，都未派人，老人祖孫，還以爲行事機密，賊黨已被瞞過，後來接連得信，不由激動當年雄心，急怒交加，因聽吳賊傳令，在此十日之內，不論大小舟船，祇未插有他那信號旗的，一體都要擄去，照沈姜二人，那樣行逕，決不能免，才將二人，就便帶走，途中早已打定主意，自掃門前雪，今日已不可能，決計回家之後，二次出世，聯合許多人，將這危害江湖行旅的水賊大害，一舉除去，心想，既成仇敵，這還有何顧忌，先不知內有昔年強敵，吳賊叔侄，也是仇人之子，心還奇怪，共祇一船兩人，何值這樣大舉，後來覺着形勢不妙，對方必已知他來歷，否則，不會這樣重視，表面不說，心却有些驚疑，李尙二老，忽帶南宮李，一同出現，經此一來，心雖大定，仍覺敵勢強盛，不願十分炫耀，後被南宮李一激，重又勾起當年雄心，再見前途敵人，那樣威勢，那形如水中城堡的截江鎖，燈火通明，火龍一樣，李尙二老，不知何故，還未與賊對面，不禁氣往上撞，哈哈笑道，你們真要我老頭子，賣氣力麼，這個容易，沈姜二位賢姪，却不可妄

動，不聽招呼最好裝着商客，伏在艙中觀看，暗中祇管戒備，千萬不要出手顯出面目，大帆須防萬一敵人火攻，率性連這三角小帆，也放倒吧，沈姜二人，早就看出那三角帆的幾根長短桅桿是活的，均有鐵架樁洞，可以隨時收放，南宮李更是內行，連忙幫助收起，仍由老人，打槳前進，眼看相隔不過半里來路，遙望前途，吶喊示威之聲，正當猛惡之際，忽由小沙湖口，靠近右岸那面，飛也似，由右而左，橫江而渡，駛過一條，燈火通明的快艇，看去比途中所遇賊船稍大，并有半截四面空懸的船篷，兩旁四五人，打槳急駛，一人掌舵，船頭突出，將船佔去多半，上面也有兩人，一個手持令旗，一個手持篙桿，沿着那條火牆，勾搭前進，走得飛快，轉眼便到中部停住，拿令旗的人，便縱往那形似城堡，當中最寬的鎖形浮木之上，好似奉有賊頭之命，前往傳令神氣，當這小船出發之時，右岸鄰近湖口一面，還停着兩付數丈方圓的大木排，當中設有好些坐位，旁邊立着數十個，手持刀槍器械，耀武揚威，身穿一色水衣靠的賊黨，左右并有二十來條和途中所見一樣的賊船小艇，接連三枝帶有五色火星的响箭，也剛發出，但未朝桑氏祖孫這面射來，和那傳令的快船一樣，各帶着一溜五色火星，由右而左，順着攔江火牆，朝對岸曳空而過，老人這時，已被南宮李激動當年雄心，相隔漸近，看得畢真，見敵人簡直如臨大敵，幾於全力發難，嚴陣相待，這樣寬闊的江面，全被截斷，那號稱截江鎖的水上城堡，都是大小竹木排，和

浮木之類連成，中間隔着長短不同的鐵鍊，上有伏兵，下有渦輪絞刀，如將機關停住，湊在一起，又可當成浮橋之用，散將開來，又可當船行駛，向敵圍攻，去年路過，曾見賊黨演習，端的利害已極，兩旁前後，還有不少大小賊船，都是劍拔弩張，一觸即發神氣，右岸兩村上設傘形長幕的橢圓大木排，便是賊頭，親身坐鎮之地，眼看就要趕到，尚李二老，不知何故，尚無動靜，不由氣往上撞，低聲密囑南宮李，速告沈姜二人和盆子，各把一面，暗中戒備，也許還要和賊硬拚，將那截江長鎖衝斷，殺出重圍，都不一定，匆匆說完，朝前面一看形勢，相隔祇有八九丈光景，那隻傳令的賊船，爲首一人，業已手持號燈令旗，縱上當中形似大鎖，約有三丈方圓，兩節連在一起，離水最高，防守賊黨最多，上面并有幾個頭目的浮木之上，照此形勢，接連幾槳，便要撞上，心裏一急，暗中用足全身之力，奮起神威，揮動兩條鐵臂，準備接連幾槳，不問青紅皂白，朝這截江木鎖，當中接連之處，猛衝過去，初意，敵人這條截江鎖鍊，凡是空隙之處，多半鐵製，水中并有埋伏，稍爲輕視，便吃大虧，當中木鎖，雖極高大，上面賊黨又多，看似凶威利害，實則，兩個大木台，當中鈎着一根鐵鍊，如換尋常舟船，和本領稍差的人，自然不敢正面迎敵，和他硬拚，自己却是不然，第一，這條船，先不怕猛力衝撞，船頭看似橢圓，當中設有機關，暗藏純鋼打就，形如半月的刀輪，鋒利堅厚，連海

盜的洋船，都可撞穿，尋常鐵鍊，必可衝過，何況江流又急，敵人不搖動那些浮木上的槳櫓，便不能保持平衡，等到一下不能撞斷鐵鍊，便將兩條鐵槳揮動，賊黨多大本領，也經不起自己神力一掃，祇把兩面木鎖上的賊黨打退，便可斬斷而過，何況尙李二人，均在水中，并未見他出現，也許不願和賊黨對面，暗藏水中，準備接應，二人手中寶刀，揮金斷鐵，如先將那鎖鍊斬斷，更加容易，爲防萬一，又將兩面鐵槳的鈎環，輕輕抖落，祇放在那鐵樁架上，猛力朝前划去，雙槳凌波，破浪急駛，端的飛一般快，眼看相隔越近，船也越走越急，由船頭起，直到後艙，在老人神力，猛烈震撼之下，一齊軋軋亂响，船却箭一般，朝前衝去，剛哈哈一聲怪笑，眼看兩下，就要撞上，兩面鐵槳，業已反握手裏，離水而起，和兩片鐵翼一樣，貼波而駛，朝前衝去，忽覺敵人，交頭接耳，互相混亂，每個木鎖上的賊黨，雖然目注自己，手中兵刃暗器，十九下垂，不似有什敵意神氣，先前預料，和暴雨一般的飛叉鏢箭，一枝也未打來，沿着火牆的許多賊船快艇，反到避開，可是再有一兩丈，便非撞上不可，正在不解，猛瞥見兩條白影，由賊頭吳占魁右岸木排那面，橫江穿波而來，其急如箭，在敵人燈火照耀之下，看得畢真，同時，又聽對面當中大鎖木上，羣賊吶喊催快之聲，目光到處，當中兩個長方形的大鎖浮木，業已中分爲二，就在大船前衝，相隔還有七八尺光景大小數十個帶有鐵鍊的橫江

浮木，在羣賊通力搖櫓之下，又被江流一衝，立時作爲一個八字形，往兩旁分開，當中立時現出三丈來寬，一條空隙，知道仇敵，業已屈服，放船過去，自己人單勢孤，樂得不再多事，爲了表示當年威武神勇，就勢接連幾槳，朝前猛衝，危機已過，又佔上風，精神越發大振，船行自更迅速，晃眼便是十好幾丈，沈姜二人，伏窗探看，見那賊黨的截江鎖，乃是大大小小許多鎖形浮木，中隔鐵鍊，做一字形，橫在江面，上面燈火把，江流通明，連那下游鐵鍊渦輪連繫的中空之處，上面也用鐵絲，懸掛着不少燈籠火把，江流又急，被這些大小木鎖一攔，一面是隨波起伏，晃漾不停，遠望像是一列火城，近看又似一條蜿蜒飛舞，橫在江中的一條火龍，大量江流，打在那些木鎖上面，平空激起數十堆浪花，已是奇觀，老人怒極發威，去勢又猛，相隔祇有丈許，眼看非撞上不可，賊黨連人帶船，燈火密如繁星，散佈江面，空中并有响箭流星，帶着一溜接着一溜的五色火花，和正月裏的煙火一樣，交織飛舞，人多勢盛，吶喊之聲，震撼江面，斷定轉眼必有一場凶殺惡鬥，正在提心吊胆，暗中戒備，連各人的暗器，也都拿在手中，沒想到這列火堤，宛如城門大開，妙在那麼整齊，由一條火龍，中分爲二，先化作兩條火龍，八字排開，等到大船，由當中通過，駛出十餘丈外，隱聞號角齊鳴，再看那兩條火龍，右岸一條，忽然分散，一個連一個，空中雁字一般，朝湖口那面駛去，就這不多一會的功

夫，先前停泊右岸不遠，上有傘幕，賊頭發令的長圓木排，已往湖口裏面駛去，左邊這條火龍，讓過大船之後，并未前往左岸靠攏，由中心往旁盪開八九丈，重又調頭，仍是一條整齊的火龍，在江流起伏中，蜿蜒橫江而渡，隨後追去，方才所見大小賊船，也同歸向右岸，江天上下，本被賊船燈火，映得通紅，等到駛近湖口，忽然燈火全滅，祇賊頭那兩座大木排，還有一點燈火，在湖口裏面閃動，業已老遠，快天亮前的江面上，剩下一片純黑，祇聽江流澎湃，洋洋盈耳，就這轉眼之間，江面上除大量水光，在暗影中閃動外，方才那麼繁盛火熾的上面，竟一掃而空，那有絲毫燈火影子，沈姜二人，見狀大驚，暗忖，區區水寇，竟有這樣浩大的聲勢，手下賊黨之多，還在其次，賊黨水性，和這些兵法部勒的各種陣勢，豈是官軍，所能夢見，如今官貪吏污，民不聊生，這般人率性舉起義旗，將昏君推倒，爲民請命，豈非一支義師勁旅，何人能敵，偏是不從大處着想，反而倚仗他的凶威，壓榨人民，危害商客，吳占魁已是如此，吳臬和自己的兩個仇敵，想必更加利害，所以連各位師長，那高本領，不到時機，均有顧忌，不肯輕舉妄動，不將這些惡賊除去，兩湖人民，決無安身之日，越想越覺此行艱險，不是容易，正在低聲議論，忽聽船頭，有老人說笑之聲，猛想起方才曾見那在水中形似人魚的李尙二老，穿波飛駛而來，此時必已到了船上，這樣異人，如何失之交臂，何況他和自

已想見的，那位耳有紫葡萄肉痣的異人老前輩，又是至交好友，應該設法親近，怎的忘却，同時，又聽盆子，咳了一聲，偏頭往後艙一看，盆子果然手指船頭示意，忙即點頭，略整衣履，臨時想起兵刃暗器，尙在手中，就此前往，太不恭敬，猛瞥見暗影中，一條小黑影，由船艙外，貼波掠過，隱聞打槳之聲，好像一條小船，這時船離湖口，已二十丈左右，老人已將雙槳放下，將帆拉起，船便慢了下來，方覺那小船，似由後面追來，船上祇得一人，與方才南宮李所駕小船相似，心中一動，等到二人，放好兵刃暗器，匆匆穿上長衣，剛往前走，忽聽船頭上，話別之聲，大驚趕去，祇剩老人倚桅而立，正朝去的人，揚手說笑，連忙側顧，小船上共是四人，大船燈光照處，李，尙，南宮，男女三俠之外，還有一個中年婦女，都是一身白色魚皮水靠，船上的燈，剛剛點起，正在隨波蕩漾，似往左面江岸駛去，姜飛心裏一急，首先忍不住，喊了一聲，二位老前輩，如何不容後輩拜見，忽聽南宮李笑道，沈兄，我們實是有事，無暇多留，我料不久，必有相逢之日，前途再見，恕不奉陪了，話到末句，隱聞中年婦人，說了兩句，二人便爭論起來，沈姜二人，自然大聲回話，并問前途何處可與諸老前輩，和姊姊相見，船已走遠，祇見燈光如豆，越來越小，往旁邊浮波而去，轉眼老遠，聲息不聞，跟着，連火光也沒入暗影之中，方覺失望，耳聽老人，在旁笑道，他們老少三人，都說你

兩人好，并還答應，將來遇機相助，你祇留意我說那位老前輩，遇上不要錯過，雖說你們師長，均是高明人物，先前見你二人本領，也都快到火候，休說常敵，便遇能手，也不致於吃虧，身邊又有那好一口寶劍，再精劍術，更無敗理，到底年輕，初涉江湖，多一兩個前輩異人照應，總好得多，由昨夜起，連與惡賊結怨，我家雖在湘江多年，此船另有停泊之處，無人知我家在那裏，就此回走，雖與賊黨訂約，明春他不尋我，我也尋他，我老頭子，照門孤弱，這類惡賊，有什信義，尤其君山水寇，得知今日慘敗，必更恨毒，難免假裝不知，下手暗算，此時不是硬拚時節，也須防他一步，好在我早打算，隱居荆門山，開荒自給，不再往來江湖，嘔這閒氣，山中有我兩位老友，隱居在彼，將你二人，送到地頭，便須繞往荆門山中訪友，商計未來之事，昨夜所說，去向前途，等你二人同船，取道宜昌，送往洞庭之事，祇好失信，對不起你弟兄二人了，二人雖看出桑氏祖孫，異人奇事，俠腸義氣，但因行時，師長再三囑咐，除却已見過的本門師長外，便問出對方，是自己人，至多告以獨手巧門人，山中詳情，和此行用意，均不可吐露一字，并非有什見外，一則，事關重大，越慎祕越好，便自己人，不到時機，也是越少知道越妙，二則，人心難測，初入江湖，對方善惡，既難分辨，目前又有許多假借俠義之名，自私自利，名爲劫富濟貧，實則任性揮霍，感情用事，偶然周濟窮苦，

都是好名，并非真是苦人之友，稍一疏忽，非但走漏風聲，還要上他的當，故此不可洩漏，二人本來要往荊門山中交信，想起師命，也未敢提，難得對方，自從昨夜，同吃夜飯，談過幾句，從未再問來蹤去跡，沈鴻人最忠厚，恐其多心，再三感謝，執禮更是恭敬，老人對他，也最歡喜，這時，天色將明，本來東方，早有曙意，祇爲江面上，蒙着一塵薄霧，遙望東方天邊，初升起來的朝陽，宛如千層鮫綃，籠着一團暗紅影子，天色雖然陰晦，風向却是大轉，順風揚帆，往前駛去，雖是上水，并不甚慢，盆子和沈姜二人，均覺老人，揮動那隻沈重長大的鐵槳，一路惡鬥過來，辛苦了一日夜，不會安眠，再三勸他，睡上一會，老人笑說，經過烏婆灘和小沙河口，一路惡鬥，羣賊心胆已寒，他們沿江均有專人，日夜守望，傳遞消息，十分迅速，沿途就有幾處賊黨，也早得信，未必敢來侵犯，到底事情難料，不可不防，我此時如何能睡，到是你們三人，昨夜不曾睡好，沈姜二位賢姪，更是不慣，由此去往孔家灣上岸，還有不少水程，靠近樂鄉關，雙河口一帶，表面安靜，實則，山川頗具形勝，到處都有土豪盤踞，各自召集一些土人，養有不少武師打手，結寨自保，生人經過，一不留神，遇到內中兩個倚勢橫行的，他們平日，雖然耀武揚威，自家盡情享受，不管旁人死活，世家大族，在鄉紳宦，無故對於行路的人，并不隨意欺凌，劫財害命之事，更不常有，但因近來，天下荒亂，人心

浮動，這些土豪，均擁有大量田產，所有佃農下人，均經教練，民情又頗强悍，平日防備極嚴，各村各鄉，均通聲氣，來人祇要言行不謹，引起他們疑心，當時擒去，吊打拷問，等到問明真假，人已吃足苦頭，內有兩個惡霸，擒了人去，問明不是奸細匪徒，傷如打得不重，還肯放走，受刑的人，如其重傷殘廢，他恐人家，報仇控告，壞他名譽，率性以假作真，打死活埋了事，冤枉送命的人，隨時都有，因他們并非真的盜賊，財勢又大，打死條把人命，就被傳揚出去，他也說對方是匪徒，往那裏偷盜，雙方動手，當場格斃，官府明知不敢過問，不過出門人，大都曉得，照例都是一團和氣，陪盡小心，事前把話想好，或是有人保證，才敢走動，除却常時往來，大家曉得的人，凡是遠道而來的行客，因這類豪紳惡霸，沿途都是，在他們互相勾結，呼應之下，連水旱兩路盜賊，均不敢於侵犯，外縣的人，雖把他當作樂土桃源，紛紛變賣家產，前往避難，就這數年之中，把這兩處江村山鎮，弄得人煙稠密，熱鬧非常，田地的價，也被這些大土豪，抬高了十倍不止，但是生人經過，附近鎮上，如無相識的人，迎送作伴，在他們嚴密防禦之下，却是討厭，隨時隨地，均有被那所練鄉兵，擒去拷問的危險，內有兩家惡奴，更喜仗勢欺人，一個看不順眼，立時受他活罪，這樣莊寨土城又多，方圓數百里內，最大的有到十好幾處，小的土豪，紛紛學樣，一面卑躬屈膝，巴結那些大戶，一面

却在鄉間、欺壓善良，比那些大的土豪，還要可惡，除却爲了衣食所迫。或是往來走慣，人都相識的商客土人，那有點血性的人，覺着有盜賊叢中通過，雖極危險，如能將那賊頭弄好，招呼打到，雖然損失一些財物，還能取得照應，就有危險，也祇一兩處最要緊的所在，運氣如好，機警一點，還能闖得過去，不像這一帶地方，大小土豪，到處都是，好幾百里方圓的土地，均被這幾十家人所分有，具有極大財勢，地方官都不敢正眼相看，被他打死，算是白送一命，沿途還要受盡惡氣，最可恨是，軟硬不吃，事前送禮，決不肯收，還說把他當成強盜，送買路錢，馬上便有一場禍事，除却有財勢，甚而是個有名盜魁，他們非但不敢過問，還要就勢拉攏，遠接高迎而外，生人經過，便要受盡惡氣，真要帶上貴重之物，稍爲露白，被內中兩個惡霸看中，還要強行收買，遇到最惡的、公然誣良爲盜，東西被劫，還要饒上一條性命，轉不如硬着頭皮，衝他一衝，至少也免好些惡氣，因此有點骨氣的人，不是萬不得已，都被這些土豪的惡名嚇倒，輕易無人，敢於來往，可是人多趨熱，當地雖有許多麻煩，真知細底，而又機警，能忍惡氣，曉得應付的人，走這條路，却是平安，除却帶有貴重財物，人數較少，無人知他來歷的商客而外，至多受氣，決不會遇見盜賊，因此近來那幾處地方，比前還要繁盛，內有兩個，與我相識的，雖也是個坐享現成的人，却非那些土豪之比，本身會點武功，

擁有兩三百畝肥田，和一片菓園，照他這樣小康之家，早該大魚吃小魚，被那些大土豪，侵吞了去，因在地方上，有點名望，人也正直，好些行客，投到他那裏，多半得到照應，內中一個姓尤的，更是附近五個大寨的總教師，有他一句話，到處尊若上賓，起初本不肯做有錢人家鷹犬，也因頭兩年，過路客人，走過那裏，雖不一定，都有凶險，但那一寨接一寨，一村接一村的，留難盤詰，受欺受氣，實在難耐，他如做了總教師，便可從中化解，釜底抽薪，經我力勸，方始應諾，因其名望太大，本領也實不弱，所說又極有理，這才改掉好些惡習，來往行旅，無形中少去許多苦難，地方也一天比一天，繁盛起來，如照以前，就你二人這樣，休想過去，第一，見面一搜包袱，發現這兩件兵器，便生疑心，惹出事來，你二人智勇雙全，經我說明虛實，自然無妨，但是靠近樂鄉關，有兩家大土豪，本身武功，也就不弱，所請武師，也是能手，我那好友尤大椿，却不在內，這兩弟兄，表面雖然謙恭下士，禮賢好客，富貴人家的氣息，却是極重，好名心盛，氣量又小，手下都是亮眼，稍被看破，不當敵人，必要留住，這兩件兵器，也必看中，就許巧取豪奪，什麼都來，我本定是在石牌停泊，爲你二人方便，到了孔家灣，我命盆子，送你一程，等他回來，我再往石牌趕去，你們如願再走一段水路，辦完事來，也趕得上，否則聽便，我料年底年初，許能再見，將來如有疑難之事，可往荆門山

西南白魚嘴，尋我祖孫，便可趕到，照我所說行事，祇要尋到尤老武師，你便可省事不少，少受許多閒氣了，沈姜二人，對於桑氏祖孫，已是萬分信服，自家這條路，并未走過，大師兄齊全，所開途向，多半又與相同，祇在中途，往一個山村中，繞上一轉，前途仍是相同，照他所說，少却許多阻礙，當然願意，祇是謹守師命，雖曾露出往荆門山的口中，并未詳言細底，所去何事，所訪何人，匆匆議定，老人力勸二人安睡，盆子也在一旁勸說，我和爺爺，實是習慣爲常，不足爲奇，雖然昨夜今日，爺爺人太勞倦，我也想勸他，睡上一會，無奈爺爺，話說得對，前途就許有事，決不一定從此平安下去，二位哥哥，一上岸，還有好些難走的路，中間還隔着老遠水程，不把精神養足，如何能行呢，二人和桑氏祖孫，原是各論各，依了老人，盆子應是小輩，二人一則感他義氣，年紀不大，這等胆勇聰明，難得雙方，一見如故，彼此都是戀戀不捨，再三對老人說，自家師長同門，也是各論各，我三人年歲差不多，結交在前，最好對你老人家，按師長輩份來論，和他仍是兄弟情份，老人家因這獨養孫子，從小便做孤兒，這點年紀，跟隨自己，往來江湖，非但胆勇機警，能耐勞苦，更無絲毫嬌慣之習，性又純厚，因此格外鍾愛，巴不得他能交幾個同輩之交，暗忖，少年人一有尊卑之分，便不十分親熱，好在出於自願，對方詞色，這樣誠懇，也就聽之，沈姜二人，見他老少二人，均在後

艖，仍由盆子掌舵，老人倚窗斜臥，昨日準備的宵夜，爲了忙於應敵，不曾飲食，恰可改作早飯，在剛天明時，大家吃飽，船行大江之中，風帆甚飽，祇須把舵掌穩，便可前進，後艖大櫓，業早收起，舵樓又高，前途江面上，已現出三三兩兩的帆影，老遠便可望見，決不致於撞上，旁邊擺着一壺新熬好的川茶，神態甚是幽閒，比起昨夜，江心對敵，浪駭濤驚，緊張驚險情景，迥不相同，天色又已大明，塵霧早消，一輪紅日，業已離波而已，照得東半天，成了一片紅霞，千里江流，均在大好晴光，普照之下，身上也漸暖了起來，沿途江岸村落，雖多殘破，但有縷縷炊煙，隨風飄蕩，比起來路望娘灣前一帶，荒涼之景，要好得多，不知這些半山半水，有樹有房的人家村落，和土城山寨之類，都是大小盜賊，和惡霸之類，霸佔盤踞，善良的農民，不是爲賊所脅迫，做了賊黨，便是流轉四方，死亡逃散，以爲這樣日暖風和的大白天裏，就有賊黨，也決不敢明目張胆，成羣打搶，力勸主人輪流安睡，桑氏祖孫，都是微笑不答，祇得罷了，二人武功根基，紮得甚厚，得有高明傳授，雖覺三兩夜不睡，決不相干，何況昨日前半夜，睡得又香，後來應敵，心雖緊張，并未十分用力，絲毫不覺疲倦，本意和他祖孫二人倒換，順便學那駕舟方法，就是有什麼變故，臨時喊起，也來得及，無奈主人，執意不肯，又談了一陣，便回中艙，和衣而臥，一會也就睡熟，醒來，隱聞人語喧

嘩，心中一驚，誤認有什變故，連忙坐起一看，船已靠岸，有兩個中年人，身旁好似帶有兵器，剛由船頭和盆子作別，往岸上走去，老人却不在船上，過去一問，才知天早過午，時光已近申初，當地乃是一個臨江的村鎮，船上店舖頗多，甚是熱鬧，就此上岸，便可直達孔家灣，如走水路，因是上水，要到半夜才到，姜飛先想就此上岸，改走旱路，以免深夜到達，還要在船上，多睡一夜，連累主人耽擱，後聽盆子，悄聲警告，說本來預定，此時便可趕到孔家灣，恰巧把你喊醒上路，不料途中果然發生事故，祇未動手，風向已變，當日已難趕到，這還不去說他，中途并還有人守候，不能不理，我爺爺上岸，便是爲了此事，此時開船，也要深夜，才能到達，何況爺爺這一往返，總有兩個時辰耽擱，樂得等他回來，緩緩前進，就在船上過夜，天明前後，送你們到孔家灣上岸，要好得多，此地名爲關王壩，以前乃是行船打尖之所，但是離鎮五里白沙山，龍眼崖裏面，有一夥水旱兩路都有他勢力的賊黨，此人名叫童天保，外號雙流星，雖是綠林中人，比較義氣講理，不肯傷害善良，由孔家灣起，到雙河口，方圓數百里內的土豪富紳，多半和他勾結，因其做得巧妙，雖要對方常例，按年按節，都要送他銀米布匹，各種財貨，但是由東北面來的盜賊刀客，龍眼崖前，乃是必由之路，全都被他擋住，平日人緣又好，小賊不敢惹他，大盜不好意思，那些土豪富紳，雖然按時與他送禮，平日少

就許多心事，他對人表面又極謙和，知道對方，最重虛名，銀米祇管非要不可，表面上故意抬高人家，自己也不卑屈，輕不與之來往，每次見面，却是一面逞能示威，一面禮敬周到，使得對方，怕在心裏，却不忘恨，反而願與結交，他便拿了這些人的銀米，養活手下許多徒黨，輕不出去打搶，搶到便是值得，并且被搶的，不是貪官污吏，便是過路的奸商惡紳，對於附近居民，却是法令嚴明，公平交易，從不取人一草一木，最難得是，自成一派，決不與君山小沙湖吳賊叔侄勾結，也不得罪，對方幾次想要拉他入夥，均被婉言謝絕，常說，那些富豪，都是害民賊，比他當強盜的都不如，他這叫賊吃賊，不義之財，取之無傷，當此荒亂年間，無形中，還可保全許多善良，養活許多弟兄，我有我的心意和作法，憑什麼依草附木，賣身投靠，去做人家嘍囉，爺爺向不願人知他來歷，也從不肯賣弄本領，在此停泊之時又少，按說此人，不會知道我家底細，爺爺平日談起，并還說他難得，不知怎的，這次居然派人，拿了名帖，接二連三，要請爺爺，到他寨中吃酒，雖然投帖的人，祇一兩個，駕了小舟，對面迎來，不會露出敵意，來路曾有一夥水賊爲難，試探強弱，還是他第二起派來迎接的頭目發話，將雙方勸住，但那口氣，分明受了吳賊之託，自來宴無好宴，照此形勢，當然不能不去，何況爺爺那樣性情，人去之後，我正有點耽心，方才那兩人，均是他派在村上開店的耳目，外人看不出

來，忽然送了一桌極豐盛的酒菜，還有兩大罈酒，一些水禮，先說有一客人買下，命其送來，錢已付掉，後似見我，不是好騙，方始悄說，乃他頭領的一份敬意，今日之事，出於無奈，不久爺爺就要回來，請我放心，行時囑咐，在此兩三月內，我們的船，最好不要泊在此地，好些苦衷，不便明言，將來自知等語，實不相瞞，如非爺爺知你二人，身邊帶有令師兄鐵笛子的易容丸，方才早將你們喊醒，藏入艙底，以免貌相被賊黨看去了，二人聞言，暗忖，易容丸藏在包袱之內，老人怎會得知，盆子又道，二位哥哥，千萬原諒，實不相瞞，我爹爹有一對頭，所用兵刃，便與你這鎖心輪，大同小異，而俠尼花明的鎖心輪，又祇有一對，我們知道，業已傳於門人，不會落在旁人手中，昨夜忙於應敵，不曾看清，沈大哥後來縱往前面應敵，舞動之間，竟和昔年仇敵身法，好些相同，爲了年歲相差，爺爺對你弟兄，雖無他念，却想仔細查探，萬一這兵器，並非鎖心輪，便想由此探詢仇人下落，一時情急，想令你們拿出，又因上來會說，奉有師命，不便再問，更防事前，有人指教，聽他追問，生出疑心，反而收口，不肯洩漏，又見我三人，情感甚好，不願爲此生分，打算把你二人，勸睡之後，打開包袱，仔細看上一眼，看準是非，再作計較，并說昨夜，全付心神，對付賊黨，共祇看到一眼，後來想起，你們人在艙中，業已匆匆收起，大有避人之意，尙老太公走時，又令對你弟兄留心，越

發生疑，但對你們，却無絲毫敵意，我因見過此輪，比先父仇人所用，少掉兩個鉤錯，又小一點，當中兩灣月牙，也與爺爺平日所說不同，和傳說中的鎖心輪，一絲不差，祇管力勸，爺爺因先父，死得太慘，仇人又太凶狡，成功即去，毫無蹤跡可尋，父子情深，仇恨太重，仍不放心，以爲我和你們太好，不知他老人家祇有好意，而無惡念，恐生誤會，代爲隱瞞，更恐上面還有東西，不會上全，執意不聽，等到看出不對，無意中又發現易容丸，才知真是獨手巧的門人，偷看人家包袱，老大不是意思，還會命我道歉，二位哥哥，千萬原諒才好，二人覺着，盆子所說，還有矛盾之處，對方偏又這樣好法，當時想不出個道理，其勢不便打開包袱查看，正在隨口答應，說是無妨，忽聽盆子噫了一聲，目光到處，瞥見岸上，順山徑飛也似跑來一人，要知後事如何，請看下集分解。